

恒毅

雙月刊

COSTANTINIAN Bimonthly Aug-2021

626

民國一一〇年八月號



恒毅七十 華福之旅

626

COSTANTINIAN Bimonthly Aug-2021

恆毅七十 華福之旅

【社長的話】

以文載「道」，以字養心

為實現主徒會的文化傳教使命，在時任的總會長楊紹南神父和主編趙賓實神父的帶領下，恆毅月刊於 1951 年 8 月正式創刊。時至今日，月刊發行已邁入第七十年。

回首筆路藍縷的來時路，我們要感

謝天主，也感念前輩們以剛強、恆心和毅力的精神，藉著文字的書寫陪伴著讀者在知性和靈性生命上的成長。特別對於兩岸三地和海外華人教會的面貌，恆毅月刊也留下了不少彌足珍貴的史料。例如在台北總教區歡慶金慶時，恆毅月刊提供了很多

寶貴的歷史記錄。此外，恆毅月刊也和讀者一起見證了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召開，教會的革新與發展等。

七十年間，恆毅月刊除了辛勤的耕耘，也適時的自我反省，不忘初心，忠於理想，精益求精。在翻閱創刊號、一週年、十週年、二十五週年、三十週年、五十週年和六十週年的專刊上，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恆毅月刊的成長軌跡。為能讓讀者和我們一起重溫這段歷史，本刊特選了其中的創刊號、五十週年和六十週年精彩的三期記錄，全刊掃描上傳至網頁，供大家細細地品味它。

在邀請志同道合的夥伴們，以文字的形式慶祝恆毅月刊七十週年時，特別叮囑省略祝賀詞。我們更願意以集體的方式一起反省文字福傳的廣、闊、高、深；以此來互相砥礪，見證天國的福音。此次供稿的公教作者中，有新知亦有舊雨，從不同的角度和經驗與讀者分享文字福傳的多元性、豐富性和其未來的可能性。

當一千六百九十五個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出土時，它告訴了我們華夏史上最早的福音蹤跡。康熙皇帝御賜「萬

有真原」匾額的四個字，為我們道出了宇宙萬物皆由天主所造，天主乃世間諸物之根源。「聖人之花」和「耶穌傳」這兩本書改變了聖依納爵的一生，從侍奉帝王和公爵夫人的人生轉向侍奉永生的天主。

綜而觀之，文字福傳無論篇幅長短，可以是圖文並茂的一句話，亦可以是一首詩歌，亦可以是一篇文章，亦可以是一本書，但其共同的特徵都離不開超越性、救恩性和持久性這三個面向。恆毅月刊將繼續朝著這個方向，透過文字的力量，使在中華文化生活中的人們得以窺探天主自我啟示的奧秘，進而能認識祂、愛慕祂、跟隨祂和侍奉祂。

若讀者曾經在某一個時間點上，因著恆毅月刊的一篇文章或一句話而獲得了一個更豐富的生命，那就具體地體現了我們文字福傳的使命所在。同時，它亦是我們繼續前進的動力。☪

恆毅

雙月刊 | Aug-2021 | 626
COSTANTINIAN Bimonthly

恆毅七十 華福之旅

目錄 Contents

- | | | |
|----|--|-----|
| 01 | 社長的話 | 張少麟 |
| 05 | 福音垂千古，恆毅照慧心 | 韓大輝 |
| 08 | 聖若瑟的陪伴與引領 | 張思謙 |
| 12 | 不只是周報 | 姜捷 |
| 17 | 聖言成了「文字」以讓人認出「文字」中的聖言 | 崔寶臣 |
| 20 | 談文字福傳 | 李家同 |
| 22 | 《生命之光》潤物細無聲 | 黃進龍 |
| 24 | 大陸教會文字福傳工作的復興 | 伯鐸 |
| 26 | 讓《恆毅》成為資深教友與年輕世代分享共融的大平台
——迎接新舊媒體轉換、整合與分享的新時代 | 孔令信 |
| 30 | 主教團翻譯工作介紹及省思 | 陳科 |
| 33 | 談天說地人間世 | 孫崢 |
| 35 | 人間字、天國心 | 林俊雄 |
| 38 | 以中國基督徒的心福傳 | 周景勳 |
| 42 | 文字傳福長又廣 | 張利勇 |
| 47 | 翻譯與我 | 張明華 |
| 49 | 福傳與宗教交談 | 陸達誠 |
| 53 | 文字是生命的力度 | 王安當 |
| 55 | 信仰題材與讀者零距離的福傳使命 | 徐仲秋 |
| 58 | 台灣原住民的文字福傳 | 何萬福 |
| 61 | 成為他人的一支筆 | 許惠芳 |
| 66 | 當「翼獅」遇到「劍獅」 | 費格德 |
| 70 | 祈願聖言 e 卡，福音遠傳無國界 | 張納德 |

【封面故事】

創刊號與各週年特刊封面



恆毅

主曆 1951 年 8 月創刊

雙月刊 COSTANTINIAN Bimonthly

天主教徒會恆毅雙月刊

發行人 / 劉嘉祥 神父
社長 / 張少麟 神父
主編 / 林悅玫
書版設計 / 莊士展 · 集雲堂美術設計
網路編輯 / 林悅玫
客服組 / 蔣牡丹

社址：2420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 108 號 / 捷運新莊站
電話 / 傳真：(02) 2276-9146
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hengyeeccdd
E-mail：hengyee1951@gmail.com

免費贈閱 · 自由奉獻

捐款助印，請匯入以下帳戶：

· 郵政劃撥：19865747 戶名：麥安泰

索閱處：

- 國內各天主教書局或函索
- 公教進行社
香港干諾道中 15 號 2 字樓
Tel: 2522-1071 / Fax: 2521-7969
- 謝啟龍神父 Fr. John Chia, CDD
33-A Pulau Gadong, 75200 Melaka, Malaysia
Tel: 06-3359624 / Fax: 06-3351834
- 光仁服務中心
7Jalan SS25/23, Taman Plaza, 47301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8801303 / Fax: 03-78801309
- 羅秀彪神父 Fr. Thomas Loh, CDD
St. Agnes Tsao Kouying Church, 2130 Rodick
Road, Markham, Ontario L6C 1S7, Canada
Tel: (905) 887-7922 / Fax: (905) 887-7933
- 張思謙神父 Fr. Peter Zhang, CDD
St Joseph Church, 626 Upper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678116
Tel: 67604636 / Fax: 67627136

三重字第 0980 號

中華郵政三重雜字第 111 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福音垂千古，恆毅照慧心

◆ 韓大輝 總主教（宗座駐希臘大使）

首先祝賀恆毅雜誌創刊七十週年大首慶。主徒會鑑於實踐文化傳教及提供精神食糧，在 1951 年 8 月創辦了這雜誌，採用會祖剛恆毅樞機之名，以持守並發揚他傳揚福音的精神。剛公曾任聖座駐華首任代表、傳信部次長，對中華教會及普世傳教區貢獻良多。

很多人都懷念他。義國畢友敬蒙席及其《剛恆毅之友協會》，曾將剛公的半身銅像送給傳信部，置放在秘書長辦公室入口處。當我在那裡奉職時，早上開工前，必在像前默禱，並輕拍其肩致意，有他的代禱，心中踏實。

福音垂千古

上主的話就是智慧、明燈、和平福音、力量和福音。智慧的結晶往往以格訓、箴言、詩詠、典故留在書卷上，這是將智慧「言化」。希伯來傳統的特色不但把「智慧」言化，合成「慧言」（logos-wisdom），後期更把慧言「人化」，使之成為天主創造的設計師、謀士或執行人等（智七 21-27；箴八 22-30）。

基督來了，將福音實現。保祿稱祂為天主的智慧。若望想起希臘文化提過那位來自太初而回歸圓融的「中介者」，就是「道」logos，於是他將希臘文化和希伯來傳統結合一起，在其福音鏗鏘有力地起句：太初有道（……）道成肉身。

言載於經卷，道現於心頭

中華文化有不少類似的說法。韓愈提倡古文運動以移風易俗。他的文以載道，就是說古人通過正心誠意的修養而得道，又將此經驗書寫成文，以文弘道。在他之先，陶淵明也認為文字永恆的魅力，不在於人工修飾的詞藻，卻在於自然而然的天道：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

大觀園再大、再美，也擋不了林黛玉隨花而飛的念頭，一朝春盡，花落人亡，使她接觸到終極的問題，天盡頭可有人心追求的「香丘」？

人智慧的高處就是通過感官經驗而超越感官，接觸永恆的真理。聖詠作者眼看田野間的花草，早晨還花開繁茂，晚上就萎謝枯槁，於是他意會到萬善萬美的根

源一天主，然而先知的慧心卻進一步預示天主派遣基督來世，成為人通往天主的道路、真理、生命。

「道不在遠」此話意境深遠，聖儒斯定（St. Justin）有很好的描寫：「道」本身是天主，萬物經由祂而受造，一切優質文化，原屬於祂，可惜人犯罪，連文化也受負面的影響，但人們仍有擇善的良知，文化尚存人性的光輝，而基督來不是取消文化，而是予以淨化、除舊更新。在這個大轉化中，舊惡先要消除，原善才得以更新。跟隨基督的信徒亦應如此行事，而且深信所有導人向善的文化，原來便屬基督徒的資產，須加以珍惜、保存和發揚。言下之意，福音須尋找文化的落腳處，同時也讓文化找到提升點。

福音是耶穌基督復活的喜訊。傳福音建基於「既知死，便知生」的喜樂。若望的描寫，刻骨銘心：「我們知道，我們已出死入生了，因為我們愛弟兄們；那不愛的，就存在死亡內。」（若1三14）。人生在世是為領受天主的愛而樂在心頭，這愛使我們出死入生，並以此愛去愛其他人，視他們為兄弟姊妹。

在主內，愛情綿延萬世，福音永垂千古。

恆毅照慧心

剛公有很多寫作，我特別喜歡他的日記和信函。

其實，從他的日記所發現的好處很多，容我舉例說明。反思是人智慧的特徵，多寫日記，便愈能反思，也愈可提升自我。每天的事引發很多感受，將之寫下可淨化情緒，負面的須放下，免受困擾，正面的要儲存，悠然自在。要將個人的思想和感受筆之於書，並非易事，勤寫日記可磨練文筆：「敏於思，捷於筆」。日記不但記錄所發生的



恆毅月刊社大門口的剛恆毅樞機銅像

事，而且對天主的臨在有跡可尋，助人步入奧跡。寫日記時總表達自己對事情的反應，在公義上須剛強，在情愛上要堅毅，走向真善美，持之以恆，方可培養恆毅。

信函往往給讀者帶來親切：見字如見其人，閱文如閱其心。剛公把信函不自覺地轉化為福音傳播。他明白以文弘道乃心性功夫，心靈愈清明，人生愈透現，而天主聖言恰恰能淨化心靈（若十五3）。剛公的日記和信函常發人深省，可見他讀聖

經的習慣和漸進的深度。心靈潔淨的人是有福的，因為他們要看見天主（瑪五 8）。

剛公的寫作反映他強記聖經章句，而可貴之處，是通過日記創造一個「情感空間」，讓主言淨化心靈。他的信函更有異曲同工之妙。可見他的人生就如持續的對談：向天主談世人，向世人論天主。

傳信部在 1659 年，發佈了一個重要的指引（*Instructio*），後人稱之為傳教憲章（*Missionary Magna Carta*），當中提到傳教士要學習「在世而不屬世」，不謀政治權力，不隨世風斂財，務求傳福音、顯天國、救人靈。傳教士生活起居，雖受原居地習俗所熏陶，但在其奉職的地方，須適應當地文化，懂得甚麼須放下、甚麼要執着，實際地活下去。剛公有所參悟，常以此淨化自我及鼓勵他人。七十年來，恆毅雜誌亦以此為鑑。

執筆時適逢聖母月，想起童貞女瑪利亞，她年幼時「慧心迎聖言」*conceptio mentis*，在天使報喜時「聖言降淨胎」*conceptio ventris*。這兩個拉丁詞語非常押韻，以表達兩種聽信主言的方式，「慧心」是舊約「會堂」的表率，「淨胎」是新約「教會」的典範，兩者結合於瑪利亞一身，堪稱諸先知之后、諸宗徒之后，又是天父的新娘、聖子的母親、聖神的靈龕。教會以她為榜樣，與天主一起，孕育新人性。

祈願主徒會秉承會祖遺志，在聖母的帶領下，充實恆毅的雜誌和媒體，以福音豐富人生，以愛情造就人性。恆毅，加油！✿



出版 Q & A

Q：在書封底常見到的條碼，有定價，還有一個叫做 ISBN，那是什麼？

A：ISBN（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就是書的身分證字號，每一本書對應一個號碼，這是國際通用的圖書代碼。書一旦改版，便必須申請一個書號。在台灣，發書號的單位就是國家圖書館，由於國圖負責發放書號，所以他們可以統計每年新書的種數，並可以區別出一般出版社、政府出版品和個人出版。在 2007 年之前 ISBN 是 10 碼，之後開始改成 13 碼。

在台灣申請書號十分簡便，個人不必開出版社也可以申請。流程全部可以在網上完成。程序可以在國家圖書館的「全國新書資訊網」查到。（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聖若瑟的陪伴與引領

◆ 張思謙 神父 (主徒會士)

還記得十年前，在《恆毅》慶祝甲子
還的當兒，本人很高興當了一次地
陪，與恆毅月刊社的同仁們，一邊手捧著
剛恆毅樞機的書卷，一邊穿梭在羅馬大路
及弗留利鄉間，追憶這位偉人的足跡和行
實。時光飛逝，轉眼一個年代就過去了。
在慶祝《恆毅》七十周年的里程碑時刻，
非常榮幸受邀寫下一些文字。

由於今年是聖若瑟年，我在新加坡
所服務的天主堂正好奉若瑟為主保，因此
介紹一下聖若瑟堂裡兩個有關若瑟的「鎮

堂之寶」，與大家共賞，同頌主恩。

1) 兩幅原創

位於新加坡武吉知馬的聖若瑟堂，
至今有 175 年的歷史，也是新加坡第二所
最古老的天主堂。不僅聖堂的整體構造採
取了中西合璧的形式，在堂區的不同角落
偶爾也可看到華人文化的色彩。

在聖堂的前方兩翼，一左一右懸掛
著兩幅中國水墨畫作，均出自著名國畫家
吳永良教授之手。此篇文章，分別以畫家

► 使用全景模式拍攝
的聖堂內景，可見兩
幅畫作懸掛於左右兩
翼。



► 位於左翼的《耶穌
聖誕》。題字：新加
坡竹竿山聖若瑟堂惠
存；1993 年冬月古
明州吳永良於星洲
作。（尺寸：366cm x
144cm）





◀位於右翼的《聖家逃難》。題字：獅城竹竿山聖若瑟堂惠存；1993年冬日鄞縣吳永良於星洲浮寄樓拜作。（尺寸：366cm x 144cm）



▶左邊為吳永良教授，右邊為鄭明誠神父，背景為聖若瑟堂。

簡介，繪畫背景，畫作賞析，國畫神韻這四部分來作介紹。

2) 畫家簡介

畫家吳永良（1937-2020），出生於浙江鄞縣。畢業於浙江美術學院。多年任職中國美術學院教授，堪稱聞名四海的國畫大師。

吳永良教授擅長水墨寫意人物畫和指頭畫。以極具骨力和骨氣的線描，和筆墨酣暢的潑墨大寫意，在畫壇上獨具一格。追求以書入畫和以畫入書。

吳教授出版有《吳永良畫集》《吳永良書畫集》《寄情抒懷—吳永良風景速寫》等書籍；其業績入編《中國美術全集·現代卷》《當代中國美術全集》；其作品也為中國美術館、中南海、日本皇宮、梵蒂岡藝術博物館等處珍藏。

從中國美術學院退休後，吳教授來到地處南洋的新加坡，在這個以多元文化、多元種族、多元宗教而著稱的美麗島國開始了藝術生涯的新篇章。

天賜機緣，吳教授在新加坡結識了

酷愛中華文化的天主教司鐸鄭明誠神父，並在鄭神父所在的聖若瑟堂暫住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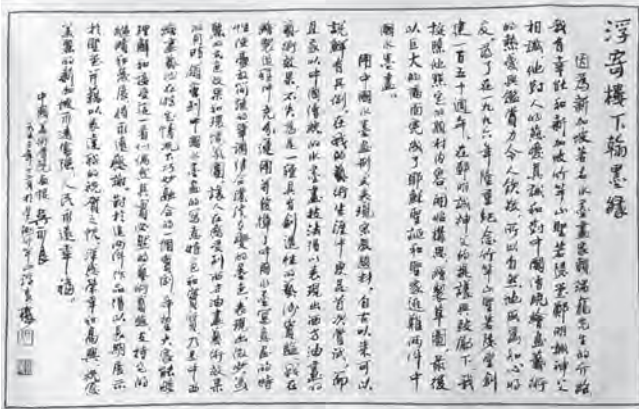
聖若瑟堂環境優雅，在鳥語花香中遙望武吉知馬山，令人心曠神怡。鄭神父特別騰出一間大房，作為吳教授的畫室；在同桌共飲時，在閒庭信步中，鄭神父把有關天主教信仰的故事與精髓，逐一介紹給吳教授。就這樣，在兩顆異鄉之心的友情交流中，上述兩幅原創畫作誕生了。

3) 畫作背景

為了忠實地呈現作畫背景，本人把吳永良教授親手撰寫的簡介謄寫下來，方便讀者閱讀。

《浮寄樓下翰墨緣》

因為新加坡著名水墨畫家賴瑞龍先生的介紹，我有幸能和新加坡竹竿山聖若



吳永良教授親手撰寫之簡介

瑟堂鄭明誠神父相識，他對人的慈愛真誠和對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熱愛和鑒賞力令人欽敬，所以自然地成為知心好友。為了在一九九六年隆重紀念竹竿山聖若瑟堂創建一百五十周年，在鄭明誠神父的提議與鼓勵下，我按照他點定的題材內容，開始構思，繪製草圖，最後以巨大的幅面完成了耶穌聖誕和聖家逃難兩件中國水墨畫。

用中國水墨畫形式表現宗教題材，自古以來可以說鮮有其例，在我的藝術生涯中更是首次嘗試，而且象以中國傳統的水墨畫技法得以表現出西方油畫的藝術效果，不失為是一種具有創造性的藝術實驗。我在繪製過程中，充分運用並發揮了中國水墨寫意畫的特性，使豪放簡練的筆調結合濃淡多變的墨色，表現出微妙美麗的光色效果和環境氛圍，讓人在感受到西方油畫藝術效果的同時，領會到中國水墨畫的寫意特色和實質，乃是中西繪畫藝術在特定情況下巧妙融合的一個實例。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和接受這一看似偶然其實必然的藝術實驗，支持它的繼續和發展，將永遠感

謝。對於這兩件作品得以長期展示於聖堂並藉以表達我的祝賀之忱，深感榮幸和高興，祝願美麗的新加坡永遠富強，人民永遠幸福。

中國美術學院教授 吳永良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於星洲竹竿山浮寄樓

4) 畫作賞析

兩幅出自聖經故事的中國寫意畫，特別刻畫出聖家之長聖若瑟的義人風範。

兩幅畫像描繪出截然不同的意境氛圍：喜洋洋的《耶穌聖誕》；滄涼涼的《聖家逃難》。一左一右懸掛在聖堂兩翼，彷彿是在告訴人們：我們的生活，也會和聖若瑟體驗到的相仿，既有喜樂、也有挑戰。不管怎樣，有耶穌和聖母在身旁，心中就有平安。

細看《耶穌聖誕》的畫面：牧童天使、牛羊驢駒，都蜂擁而來見證這普世的大喜訊，可謂熙熙攘攘，熱鬧非凡；天使那流動的線條，加贈了整幅畫面喜氣洋洋的氛圍。畫面的焦點，聚集在耶穌聖嬰；在這喜悅歡慶的時刻，作為一家之主的聖若瑟，並沒有搶風頭，而是甘心情願站在後面背景中，把最好的位置留給別人。

再看《聖家逃難》的畫面：整幅畫面的色調，相比前一幅，要冷許多，突出了逃亡國外的艱辛。在危險與黑暗的挑戰中，作為一家之主的聖若瑟，當仁不讓，一馬當先為聖家引領道路。他感受到困苦嗎？是的，星夜兼程，寒風瑟瑟。他覺得

委屈嗎？是的，為什麼平白無故地成為難民？他體驗到徬徨嗎？是的，前方道路，遙遙無際。但是懷著對天使資訊的信賴，及無比的恆心與毅力，若瑟那平靜的臉上顯不出半點抱怨。他回頭溫柔地凝視著母子倆，心中充滿了溫馨與愛憐：聖母親吻著懷中的小耶穌，給祂帶來慈母的愛撫與溫暖。

5) 國畫神韻

對於中國繪畫藝術，剛恆毅樞機因著在中華大地的十年浸儒，及其本身作為西洋藝術家的功底造化，具有獨到的深刻見解。剛樞機在《中國天主教美術》一書中寫道：「中國的繪畫和雕刻，並不追求寫實，而是表達個人對：『實在』的主觀看法。它不會用明暗表現凸凹；它只求諸於狀態的表現；但是在正派的藝術家看來，這種狀態的表現，能產生高度的精神與細緻的效果。我們簡直可以說，中國的藝術，是美麗的詩詞。」

是的，中華藝術是一種來源於生活，而高於生活的靈性結晶。不會特別強調外表的形似，此任務可以由照相機來完成；更重視的是神似，要求是氣韻生動，即作品旨在挖掘豐富而深刻的精神內涵，表現物件的本質美。發掘在平凡生活中的美，並把一切雜質都剔除乾淨，只留下清純與率真。中國畫中的筆墨表現力極強，畫面中每一線條，看似簡潔，卻能流露出畫家的藝術修養和作畫時的心態。

至於中文書法及畫卷上的題字，剛恆

毅繼續寫道：「中國文字的本身，就是一種藝術；因為中國人重視書法，所以書法就成為雅俗共賞的藝術了。中國的書法，實是中國燦爛藝術發展的基石。這也說明了中國藝術品上為什麼一定要題字，只有題字以後才能使藝術表現出光輝，細緻和一氣呵成的美麗特殊性質。」

對於中國藝術的影響力，剛恆毅說：「中國的藝術在遠東是一枝獨秀，它的精神，影響了韓國、日本、越南、和暹羅（泰國）；我說『它的精神』，因為中國的藝術在韓國、日本、越南和暹羅被吸收後，又依各國情調的不同，加上了各國的個性，而演成了它們自己的藝術，放著光明異彩。」

6) 繼往開來

在恭賀《恆毅》創刊七十周年的當兒，再次想起剛恆毅樞機對主徒們的教導：「真道可用言語來宣講，也可用書籍來傳播。今天最有力的大眾傳播工具，就是印刷品：報紙和書籍。為此，在本會的各種傳教工作之間，也預計到印刷刊物這項工作。」《請穿起天主的戎裝 24.4》雖然那是 1939 年寫下的文字，但在 2021 年的今天，仍值得借鑒。當今電子文字成為新時代的流行溝通模式，然而傳統的紙本文字，對於資料權威性及文字持久性，還是具有其不可取代的地位。

衷心祝願《恆毅》在聖若瑟的陪伴與引領下，繼續秉持把耶穌傳給普世華人的目標，邁向更光明更廣闊的前程。☪

不只是周報

◆ 姜捷（《天主教周報》志工）

在《天主教周報》編輯檯 13 年，每年 8 月，總是牽動我情緒起伏，一來，周報創刊號是在 2008 年 8 月 17 日，周報成為我的養分泉源，更是精神寄託，我深深感謝天主，感謝成就這一切的人、事、地、物！二來，8 月 22 日是可敬的單國璽樞機主教逝世紀念，九年來，我從沒有忘記過他對《天主教周報》的期勉，我們有確實做到嗎？我仰望牆上的十字苦架，百感交集的淚水，讓我說不出任何話……回顧周報短短的歷史，就從影響我們最多的單樞機說起吧！

良心愛心辦報 堅持傳主的道

因著周報需要，我參加了多次單樞機「告別生命之旅」和他的新書發表會，也貼身採訪過他；某個偶然的夜晚，我在加班後送報紙到臺北聖家堂，巧遇單樞機演講完，由啟示出版總編輯彭之琬姊妹送他下計程車，他一整晚的演講下來，真的很累，步履蹣跚；我連忙上前牽住他的手，請之琬放心交給我，攙扶單樞機慢慢走向聖家堂後方的耶穌會宿舍，那段路不到

20 公尺吧？路很暗，而記憶力超強的他竟然認出我是《天主教周報》編輯，路上，他極鄭重地說：「周報很重要，媒體很重要，你們一生都要用良心、用愛心來做。」我一連迭地點頭說「是！一定努力！」

單樞機的豁達是出了名的，他把罹癌當「恩寵」，把腫瘤喚作小天使，把難忍的標靶治療看成心甘情願作白老鼠的「廢物利用」，南北奔波、舟車勞頓地演講，更是他甘之如飴的和死神拔河；走到聖堂側門，他堅持不要我送進會院，我只好停下腳步道別：「很晚了，您早點休息！」他一貫幽默地說：「我答應妳，到了天堂一定好好休息！」我忙說：「天主還要大大用您這器皿哪！」他親切地關心垂詢：「周報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嗎？」我開玩笑說：「有啊有啊，主教您給我們寫篇文章吧！」他笑笑說：「我如果寫了，一定給周報！」黑夜中，他在我額前畫十字，覆手降福！我的手是熱的，眼是熱的，額頭是熱的，心更是熱烘烘的！他沒有說再見，只為我這微不足道的陪伴，不住說謝謝，最後加了一句：「要堅持，要信靠天

主，傳天主的道！」

這段路，很短；這番話，也不長；這份期勉，卻語重心長，這影響，也隨著我當面承諾他的「我會堅持」而久久長長！

刻骨銘心遺作 媒體瘋狂轉載

2012年8月，單樞機信守承諾，給了周報一個超級大「獨家」！他在7月30日聖依納爵慶日深夜所寫的近3000字長文，交代秘書一定要給周報；編輯檯上，我邊校稿，邊狂飆淚，那篇賺人熱淚、感人至深的《掏空自己 返老還童 登峰聖山》一文，我們適巧在《天主教周報》滿四周年的第200期刊出；一時之間，所有平面及影視媒體都瘋狂轉載，單樞機真的幫了忙，大大打開周報的知名度！我打電話道謝，準備送周報到頤福園給他老人家看，卻三番兩次被以「主教需要休息」而遭婉拒。8月22日傍晚，卻傳來他蒙主恩召的消息；隔日清早，我趕赴耕莘醫院安祥廳送他的大體上救護車回高雄；沒有媒體追逐，沒有

鎂光燈，只有劉振忠總主教帶著神父、修女及耕莘醫療團隊與幾位教友們默禱，在玫瑰經誦念與聖歌中送他最後一程；淚眼模糊了鏡頭，我拍下他恍似微微笑著遺容，如此安詳、如此無憾！悄悄輕觸他握著念珠的雙手，震撼驚覺那竟不是冰冷，而是他這一生不斷散發的溫暖。

之後幾天，我幾乎每天都哭上好幾回，因為聽到、讀到、編到的都是最感人的故事，最動容的美德，每篇追思都是投稿者與這位德高望重長者刻骨銘心的生命交集；短短三天，202期的《天主教周報》編出全份都是懷念單樞機的特輯，

那是周報史上唯一的一次！當期的報紙（除了合訂本備用的三份之外），全數被搶光！單樞機的靈堂設在台北總主教公署，來自國內海外各界的致哀者川流不息，讓我心折於哲人風範的深遠影響；我每天到靈堂小作祈禱，還偷偷放了份周報在香案，我深知他是如此重視這周報，不論在人間，或是在天上！



2009年3月21日報導單國璽樞機主教《活出愛》新書發表會，開啟了單樞機關切周報文字福傳。

簡說一頁報史 求新求變求全

感謝創報之初，發行人洪山川總主教知人善任、充分授權的支持，在創報社長許德訓神父與張毅民總編輯周詳縝密策畫下，排除萬難地大翻轉了教會辦報形態，周報以 24 個版作耳目一新的雜誌化呈現，規劃了與梵蒂岡宗座的緊密接軌，與各教區及修會間的殷切連繫，與各堂區、各善會組織、各慈善機構的傳愛不輟，也讓教友、非教友甚至是基督教合一，以及與不同宗教對談的無礙交流，奠定下穩固基礎；第二任社長周繼源副主教，更以他精深的聖經學養及文學造詣，為教會訓導、靈修養分、青年牧靈、兒童育苗……開了許多窗，讓不少同業稱道我們是全國最乾淨的報紙，只傳報真善美聖，篇篇幅幅都是愛！

第二任蕭羨一總編在任內頗多建樹，曾一度開發了周報突破文字福傳的限制，在各教區報導中，置入影音連結，特別是傳愛 150、全國聖體大會、信德年開幕、法蒂瑪聖母百年巡台祈福、《走在光中》大德蘭手杖來台巡禮、故宮《天國的寶藏》、世青、台青……等重大活動：讓周報從平面變為立體化，廣伸觸角，福傳得力！

近年來，媒體趨勢走向電子化、國人閱讀習慣大幅改變，致使周報長期虧損；第三任社長范玉言神父以一年不到的時間，成為力挽狂瀾的救星；他明快果決的幾項重大改革，紓解了周報的經濟壓力，甚至自己掏腰包為教友訂報，在日漸下滑

的訂戶及廣告量上，想好點子止跌，盡心不遺餘力。

2020 年 7 月，鍾安住總主教接任發行人以來，更堅定周報一定要辦下去的信心！與他一起在嘉義教區深耕《牧訊》多年的陳碧岳主編，也在平面媒體處境艱苦的大環境中，接下《天主教周報》現任總編輯的重擔；鍾總主教以信任專業的支持度，讓這位編、採、策畫、攝影及影音製作都專精的才華橫溢青年，經營周報電子報運作日臻成熟，期待未來能無縫接軌地轉型成功，讓周報邁入一個全新且走在時代前端的新里程碑！為此，鍾總主教特別任命之前就曾指導過周報前身《教友生活週刊》編務的林天德副主教接任社長，發揮他的新聞素養及教會法專長，讓周報更上層樓，向全方位邁步。

網織愛與連結 盟友同道偕行

我常說周報是一張「網」，密牽細織了許多經緯縱橫的連結，聖座傳信的上



▲ 2011 年 5 月 8 日周報受邀參加第 22 屆傳統藝術金曲獎頒獎盛會。



▲ 2020年7月18日周報與教會影音媒體攜手合作，報導台北總教區鍾安住總主教就職大典。

情下傳，通諭牧函的深切訓導；教區彼此的觀摩學習，良性競爭；更要感謝神長們與各界精英在社論、主筆、專欄與系列主題上的深耕，對教會禮儀、聖言滋養、聖化家庭、聖召培育、聖藝傳揚、靈修心得，以及無數來自國內海外的信仰生活見證分享，豐厚了我們的身心靈；也讓我們看到教會內默默行愛半世紀、一甲子、數十星霜的慈善機構及醫療傳愛，讓人感動不已！

這張網，讓我們網羅了許多德學兼備的神長、學者專家、作家、藝術家同道偕行，享受「與君一夕談，勝讀十年書」的快意成長，記不得有多少次在看到觸動我心的好文章時，或撫掌大讚，或伏案痛哭；退休前整理電腦檔案，再聽早先訪談丁松筠神父的錄音檔，竟是思念到心臟作痛！是的，這是周報最痛的服務，在整理

每一則【通功代禱】時，用心祈禱，在每一篇懷念文章中，深深喟嘆一神長及修士修女們凋零的速度，竟明顯地數倍於喜慶聖召有成的聖秩報導啊！

這張網也是網路時代勢在必行的方向，深深感謝教會媒體：真理電台、天主教之聲、光啟社、各出版文化事業有志一同的攜手合作，讓我們戮力於電子報及網路化的多元多貌革新，喜見FB上的社群互動熱絡，超越了時空限制，因著同道偕行，周報「網」哪兒去？有了周全方向，有了盟友助力！

這張網，誠然也一「網」情深，真理電台的前主任瑪竇和蓉倩現主任，經常在半夜還為周報捎來最新梵蒂岡訊息，還有從不支稿酬的各教區影音福傳小組，以及修會、善會等無數志工記者和傳協會負責人，13年來從未間斷地義務校對版面

的竹平姊妹；我們無以為報，只能說「償報存天上」；祈願天主降福所有媒體工作者，成為祂愛用的器皿，且深信主的恩典永遠夠用。

願作彎橋引道 歡迎厚積挖寶

周報也像是一彎橋，在天主聖愛的淙淙泉源下，連結了作者的智慧見證，與讀

者的心領神會，一起汲取活水，解渴、沐靈、滌心！周報常媒介優質出版品、靈修講座及避靜活動，是頗有成就感的開心服務，常有出版社或主辦單位來電表示感謝，許多人買好書、聽音樂會、看好影，或是參與避靜、研習會報名，都是「看周報來的」；而收穫豐盈的參與者也會來電感謝，並叮嚀下次還有類似活動一定要通知！

周報也期許多樣化的朝聖之旅報導，成為大家通往成聖之路的小小引道，這些年積極推動 Camino 千年古道，除了協助新書促銷，辦演講或研習會，連影業公司的試映會都找周報合作，傻傻地答應包場，人在哪兒都不知道，結果，發出訊息不到 24 小時，報名就爆滿了，這才知道，聖雅格有在做工喔！

而周報常見的另一項服務是一記憶挖寶，有作者想集結文章出書；有堂慶、會慶想找歷史資料整理歸納；慶祝聖德蘭姆姆列聖時，大圖輸出近 60 份全版報導作盛大巡展；教廷代辦高德隆蒙席及靈醫會傅立吉神父調離台灣時，送他們厚厚一本在台服務點點滴滴紀錄剪報，讓他們感動不已……；是的，周報不只是文字福傳，更是傳愛、傳光、傳溫暖！

而這一切，全靠天主恩寵與聖神引領推動，我們只是做了卑微僕人該做的份內事，願光榮歸於天主！☁



▲ 2019 年 12 月 6 日靜宜大學主顧聖母堂落成，台中教區蘇耀文主教手持金鑰匙，歡喜打開聖堂大門。

▼ 2021 年 1 月 17 日長安萬應聖母堂堂慶彌撒，見證每一件愛德實踐的美好成果。



聖言成了「文字」 以讓人認出「文字」中的聖言

我們都很熟悉保祿這句話，「文字叫人死，神卻叫人活」（格後三 6）。但應該說，這只是半句話，因為如果沒有前面的部分，我們不會知道保祿在講什麼。保祿是在澄清他之所以成為宗徒，或用他自己的話說「新約的僕役」，是來自天主，而不是靠某人的「推薦信」（思高聖經譯為「薦書」。參：格後三 1-2）。在這段經文裡保祿用了兩個不同的希臘字：ἐπιστολή（書信）和 γράμμα（文字）。上面提到的「文字」是用來修飾「新約」，而這個新的盟約，不像透過梅瑟天主與以色列子民在西乃山所訂立的盟約那樣，寫在石版上，而是透過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寫在了人的心頭上。所以保祿不是在批評文字本身，而是邀請人不要拘泥於文字，卻要在聖神的帶領下，透過文字，認出文字中的生活的聖言。否則他為何給眾多教會團體，使用如此多的文字寫下如此多的書信呢？

的確，如果沒有「文字」，我們又何必從閱讀「聖言」呢？天主聖言是通過「寫」下來，而傳給我們的。而「著作」

◆ 崔寶臣 神父（輔仁聖博敏神學院教授）

本身也是聖經內一個重要的主題，甚至成為希伯來聖經第三大部分的名稱：「聖卷」（Writings）。

天主讓人把祂的話「寫」下來

其實，把重要的訊息「寫」下來，在成文的聖經中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傳統。聖經中第一位被提到的「作家」是梅瑟。當梅瑟率領以色列子民出離埃及後，路上遇到了各種困難。在戰勝阿瑪肋克人之後，天主要梅瑟把所經歷的事「寫」在書上作為紀念（出十七 14）。在到達西乃山後，最隆重的儀式當然是天主與以色列子民立約。而為完成立約，天主先是告訴了梅瑟一系列的話，而梅瑟則把上主的這一切話「寫」（思高譯為「記錄」）下來（出二四 4）。訂立盟約儀式結束後，梅瑟獨立一人繼續留在西乃山上，此時，天主將祂親自「寫」在石版上的法律和誡命交給了梅瑟（出二四 12，三一 18，三二 15）。不幸的是，這塊石版因為以民的背叛而被梅瑟摔碎，天主於是請梅瑟再做兩塊石版，好再次寫下祂要告訴以色列百姓

的話（出三四 1），作為與以色列立約的憑證。然而這一次，聖經讓我們看到，梅瑟所「寫」也就是天主所「寫」，因為最後把天主的十句話寫在石版上的是梅瑟（出三四 27-28）。

梅瑟去世前，留下遺言說，他們已有成文的法律，而且也要不斷的抄寫，尤其是當他們開始擁有君王的時候，君王要隨身攜帶一本抄寫的法律，好能天天閱讀，學習如何敬畏天主（申十七 18）。不僅是君王，全體以色列百姓都有義務不斷聆聽梅瑟為他們「寫」下的法律（申三一 9、24），好日日學習敬畏上主天主（申三一 13）。

天主不僅要求梅瑟要寫下祂的話語，祂也同樣要求後期的先知們。所以先知們

不僅是奉天主之命，並以天主之名宣講，而且也以筆記錄下天主要帶給所有人的訊息：「凡我對你說的話，你都要寫在一本書上」（耶三十 2）。如果有必要，先知也會托自己的秘書或弟子寫下天主所告訴他們的話語（耶三六 4）。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稱這些為後世留下成文作品的先知為「著作先知」。而正因為早期的以色列子民深信先知的話是來自天主，所以他們極其恭敬加以保留並傳抄，視之為「天主的話」。

聖經中的「寫作」

對今日文字福傳的啟發

成文的「天主的話」，需要有人閱讀，也需要有人解讀，或者以口頭或者以書面的方式。很多人都認識剛去世的房志



榮神父。我也曾有幾次機會請教他關於某些聖經字詞的翻譯和詮釋問題，他滿臉的羨慕，為什麼？原來他看到我使用的是電子版聖經，而且可以把原文聖經和幾種不同語種的譯文同時呈現，大大方便了聖經字詞的查閱。他回憶自己當初讀書時，為了查找一個字詞，需要去圖書館翻閱很多書，花費很多時間，才能終於弄懂一個字的出處或異文（variant）。而作為後生的我，則對他不僅是羨慕，更好說敬仰。因為雖然他讀書年代和教書初期，沒有遇上如同現在的數位時代，但那個時候的學習，都是用「腦」和「心」去讀、去記。而房神父最為人稱道的就是他精通多國語言，尤其是聖經語言（希伯來文與希臘文）。而他本人就如同一個多功能的聖經APP。

房神父如今已經離開了我們，回到他終生所宣講的聖言身邊。但是他也留給了我們非常寶貴的遺產，就是他對天主聖言不遺餘力的執著之愛。他尤其以著作和文章讓我們依然可以不斷重溫他的音容笑貌。而他的著書立說正是以文字繼續福傳的最佳榜樣。

教宗方濟各於 2020 年紀念聖熱羅尼莫去世 1600 週年之際，發表牧函《熱愛聖經》（*Scripturae Sacrae Affectus*），開篇便提到「對聖經的熱愛及對成文的天主聖言甜蜜而又熱情的追求，是聖熱羅尼莫透過他的生活和著作留給教會的寶貴遺產」。在同一牧函中，教宗尤其邀請青年並向他們提出挑戰：「請你們起身去尋找

留給你們的遺產！基督信仰使你們成為無可比擬的文化遺產的繼承人，你們應當擁有它。你們要對屬於你們的歷史充滿激情！」。這不僅是青年人要面對的挑戰，其實任何一位認真閱讀聖經的人，都應該意識到他所面對的是一份寶貴的遺產，而且，為了讓這份遺產得以延續，需要激情。

保祿宗徒已經提醒我們，用文字寫下來的聖言，需要聖神才能成為「活」的。那我們就接受教宗方濟各向我們所提出的挑戰，靠聖神的帶領，努力讓人認出「文字」中的生活的聖言！✠



出版 Q & A

Q：為什麼與教會相關的出版品需要主教准印？

A：根據天主教法典 823 條－1 項－為保持信仰的真理和道德的完整，教會牧人有職務也有權利監督，勿使書刊和大眾傳播工具危害信徒的信仰和道德；同時有權要求凡由信徒發行涉及信仰和道德的書刊，應由牧人審查；對有害於正確的信仰或是善良風俗的書刊，有權加以譴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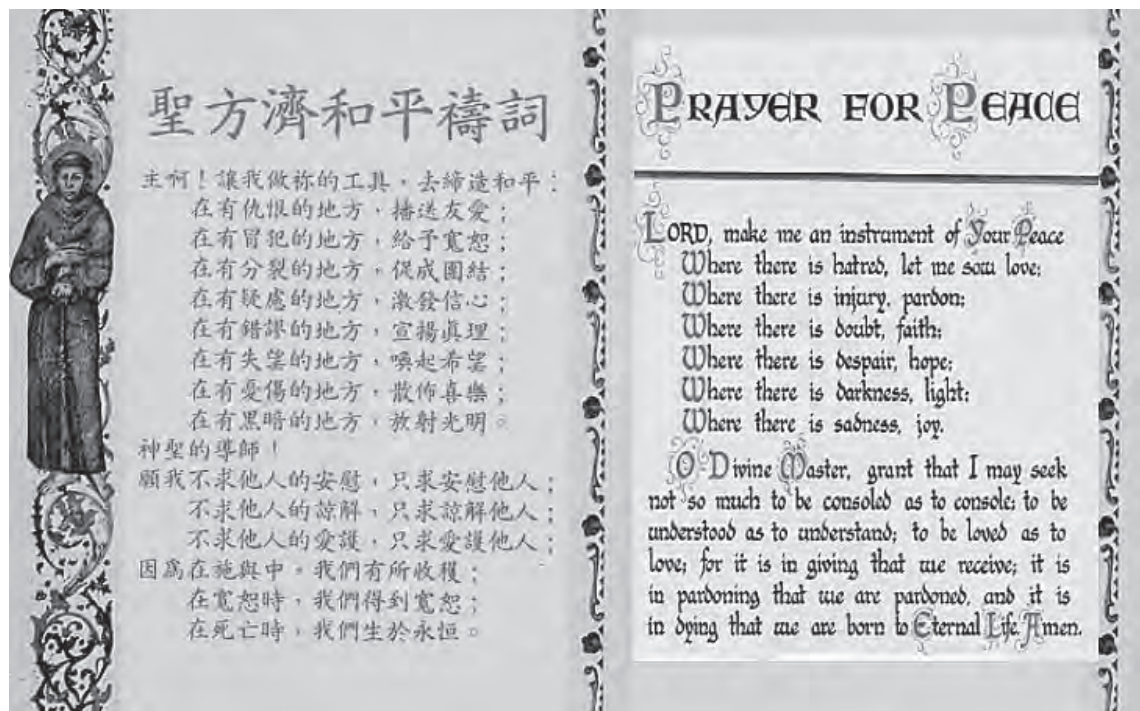
法典 824 條－1 項－除另有規定，根據本題法律出版書刊，應向教區教長（主教）申請許可或批准：向作者本人的教區教長，或向發行當地的教區教長申請許可。（資料來源：天主教法典）

談文字福傳

◆李家同 (清大榮譽教授、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榮譽董事長)

任何文章，如果要能夠有影響力，首先要懂得如何使人對你的文章有興趣。假設一個人不是天主教友，但是文章裡全部講的都是天主教的教義，比方說，三位一體等等，這種文章根本不會有非教友看。我們要做福傳工作，也一定不能犯自閉症的毛病。所謂自閉症，就是不理會別人的存在。一旦有了自閉症，就不太會了解別人的想法，所以我認為，要想傳佈福音，必須了解非教友可能的反應。

要傳播福音，不能靠一兩篇文章，而要靠長期對非教友的洗腦。所以我建議教會辦一個專門對外教人傳播福音的雜誌，這個雜誌不妨是電子雜誌，任何人可以在網站上免費閱讀。重要的是，雜誌的內容多半與天主教無關，而是大家有興趣知道的一些事情，比方說，有關健康的問題、旅遊的消息、各個國家的歷史故事、一些科技上的新消息，也不妨加入學英文和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等的教材。當然，每一期雜誌都要有一個有關教會的文章。



至於介紹天主教會的文章，也要小心從事。我曾經請過一位方濟會的神父介紹聖方濟，他寫了一篇文章，裡面全是和神學有關的。我只好重寫，介紹了聖方濟如何愛人以及聖方濟的和平祈禱文，結果受到很大的迴響。我本人在高中時看到生活雜誌介紹世界上的宗教，當然全是英文的，所以我也沒有仔細地看，但是我忽然發現在介紹天主教時，介紹了聖方濟的和平祈禱文。那個時候我已經懂得被動語氣，查了幾個生字以後，完全看懂了。我之所以後來成為天主教徒，也是因為這個祈禱文的原因。

教會的教義中，有些是很難懂的，幾乎不可能打動外教人的心。要使外教人感動是一件重要的事，多半外教人之所以能夠成為教友，乃是因為發現很多天主教聖人都是相當愛人的。比方說，有些專門照顧癲瘋病人的神父，這種故事當然會深入人心。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曾經在很多被逮捕的人中選出幾個人處死，以報復一些自由鬥士的反抗行為。有一位神父自願被殺死，這種故事都是會使外教人被感動的。

每一期雜誌如果只有一兩個有關天主教會的文章，會有用嗎？神職人員們不妨研究廣告學，有人做過一種實驗，那就是在報告新聞時加入極短的廣告，這個廣告可以說是稍縱即逝，可是廣告學家發現這是相當有用的。假如這個廣告是有關某一種麵包，看過的人慢慢地就會知道有這種麵包的存在。

總結一句，天主教會最好和心理學家多多合作，我們一定要有方法讓外教人知道天主教會的存在。單單這一點，都不是容易的事。我們千萬不要辦一個雜誌，裡面的內容與一般人的生活毫無關係，全是有關教會的消息。這種雜誌不可能在傳福音上有什麼作用。



出版 Q & A

Q：出版是不是很難做？

A：出版難做的原因很複雜，包括實體書店關的比開的多，固定買書的人減少，網路、手機搶走人們的專注力等等，導致新書起印量下降，一千五百本這種幾乎賣完首刷無從獲利的起印量也不是杞人憂天，從而串起出版難做的惡性循環。以臺灣為例出版市場的產值以 2010 年為分水嶺，一路雪崩式下滑，到 2017 年幾乎腰斬，約莫相當當時 7-11 一個月的營業額。或許是窮則變、變則通，出版業不斷調整方向，總算向上攀升了一些些。（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臺灣出版市值（含電子書銷售）

2010 年	367 億元
2017 年	185 億元
2018 年	170 億元
2019 年	194.8 億元
2020 年	190.4 億元

幣值單位：新臺幣

《生命之光》潤物細無聲

◆ 黃進龍 神父 (主徒會士)

主徒會的會祖剛恆毅樞機的傳教思想和精神，就是推動和落實教會本地化，尤以文化傳教作為它的方法。為主徒會而言，在文化傳教中的文字福傳這一個領域，正是會士們努力耕耘的福田。

在聖經的多部經書中，文字不只是單純的記載一段以史為鑑，鑑古知今的歷史，它更承載著天人關係、信仰的見證，以及聖言的傳遞。文字的魅力，一如既往，如今仍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多個層面展現出來，諸如簡訊、文宣、小說、詩歌、劇本、歌詞、對聯，以及字畫等等。

文字的魅力

在文字福傳和音樂福傳方面，我曾有多次機會以撰寫歌詞和為歌曲填詞的方式、文以載道，透過音樂，沁人心脾。2018年「第十一屆世界華語聖經大會」在香港舉行，其主題曲由我和馬六甲聖德肋撒堂的教友周嵩森一起創作。我先從大會主辦方所提供的資料中擷取精髓、撰寫歌詞，以後再交由周嵩森譜曲，完成了《生命之光》這首歌。《生命之光》以天

主聖言為核心，並在歌詞方面做了以下的鋪陳，今略加說明。



在耶穌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祂。
在耶穌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
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祂。

1.

耶穌是生命的活力，永恆的太陽，
我願向祢歡唱新歌，滿懷新希望。
一步跨出、委身投入，傳揚主福音，
凡全心仰賴祢的人，祢的祝福必相隨。

2.

耶穌是天父的智慧，美妙的聖言，
祢使萬物光輝燦爛，井然又有序。
結伴相援、力量相連，唯吾主是依，
做我步履前的靈燈，我路途上的光明。

3.

耶穌藉聖神指引我，做光明之子，
願一生與聖言同行，活出信望愛。
開花結果、歡欣慶祝，承行主所愛，
孜孜行善回報主恩，彰顯天父的光芒。

潤物細無聲

《生命之光》的副歌取自若望福音第一章第 4 至 5 節，指出耶穌基督是生命之主，黑暗決不能勝過祂：「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祂」；而在主歌的第二段中，說明了耶穌基督是天父的智慧，那美妙無比的聖言，祂使萬物光輝燦爛，一切既井然又有序。同時，我又引用了聖詠第 119 篇第 105 節，強調了聖言與我們的關係：「祢的語言是我步履前的靈燈，是我路途上的光明」。

第十一屆世界華語聖經大會的主題為「與聖言同行，活出信望愛」，則出現在主歌的第三段落中，並以許諾的口吻表達出與會者心中的意願：「我們願一生與聖言同行，活出信望愛。正如聖母瑪利亞一生所做的是承行主所愛，我們也願效法聖母瑪利亞的爾旨承行」。（參路一 38）

教宗方濟各的《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平易近人，它的中文版有非常出色的翻譯，深受許多平信徒的稱許。時任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秘書長的韓大輝總主教本身的中文造詣深厚，也參與了審稿及潤色的工作。我將《福音的喜樂》有關一個外展的教會中的一段經典句子：「一步跨出、委身投入、結伴相援、開花結果、歡欣慶祝」（第 24 號），巧妙地安排在主歌的三個段落中；這三個段落分別指向天主聖三。

耶穌基督是我們生命的活力、永恆的

太陽，我們滿懷新希望、歡唱新歌，進而願意一步跨出、委身投入，去傳揚天主的福音。我們相信凡是全心仰賴天主的人，天主的祝福必定相隨。而我在主歌第二個段落的「結伴相援」之後，加上「力量相連，唯吾主是依」，來說明一個外展的教會經由點到面，若能接受聖神的指引、遵照天父的旨意而行，必能開花結果、適時地歡欣慶祝。我們期許在信仰生活中孜孜行善、時時回報天主的大恩，並在一切事上彰顯天主聖父的光芒。☪



出版 Q & A

Q：在書店翻書，你會先看哪一頁？

A：如果您是在編輯，答案十之八九是版權頁。從版權頁可以看出許多資訊，像是責任編輯是誰，總編輯是誰（與教會相關出版的書籍還會加上〇〇教區主教准印的署名），出版日期，有的時候可以看到刷次，藉此推斷書籍暢銷程度，不過每一刷印多少是機密，有的伍佰，有的一千，如果是暢銷書，再刷兩千起跳也不少見，在版權頁上都只算一個刷次，所以是僅供參考。如果是外國作者的著作，從版權頁的版權聲明可以得知，原文書出版的時間，藉此判斷取得的資訊新舊程度。（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大陸教會文字福傳工作的復興

◆ 伯鐸（大陸傳媒工作者）

中國大陸教會在二十世紀的六十至七十年代，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文字福傳工作全面停滯，並且無緣參與「梵二」大公會議。

這一時期兩岸三地「文化傳教」的主角，是一批因國共內戰從大陸輾轉至港澳台的神長教友。其中的一批修士晉鐸、晉牧後成為推動中華教會本地化進程的重要力量，做了大量文字福傳工作，包括翻譯《新舊約聖經》、《梵二文獻》、《感恩祭典》、《禮儀日課》、《聖教法典》等。

大陸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天主教會各項事業逐漸復甦。當時迫切需要推廣「梵二」的新思想、新舉措，文字宣導工作成為當務之急。

1984年，上海教區為滿足廣大神長教友的需要，沿用原耶穌會「光啟社」的名號，成立了集研究與出版為一體的學術出版機構「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啟社」，開始編輯出版聖經及各類聖書。在香港教會的幫助下，上海光啟社率先出版了中文簡體字版的《主日彌撒經本》、《平日彌撒

經本》和專為修道人用的《每日頌禱》、《每日禮讚》，贈送給各地的主教神父和修女，推動了大陸教會禮儀改革的進程。

上海光啟社還出版了聖經導讀、靈修牧養、倫理心理、聖事禮儀、故事傳記、家庭教育等約五百種教會書籍。包括幾套神學叢書，諸如，美國著名神學家麥百恩神父（Richard P. McBrien）的《天主教》、法國著名神學家塞斯布埃神父（Bernard Sesbouïé）的《信》、谷寒松神父主編的《神學辭典》，填補了大陸教會神學書籍的匱乏。

1991年「河北信德社」成立，在港台教會的幫助下，出版了中文簡體字版的《梵二文獻》、《感恩祭典》、《禮儀日課》、《聖教法典》等，並翻譯和刊印了系列神學教課書等近五百種教會書籍（與上海光啟出版物並無重複）。該社1991年創刊的《信德報》，三十年來被海內外視為中國大陸教會的窗口。其有關大陸教會的新聞，經常被海外媒體作為權威報導加以引用。《信德報》服務基層教會，發

行量最多達到六萬份，擁有龐大的國內外教友讀者群體。而且在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都有「河北信德社」的通訊員，形成了強大的國內教聞採訪力量，有利於迅速準確地匯總各地資訊。例如，它多年來統計了中國大陸天主教基本資料、全國天主教領洗數量……。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許多教區相繼出版發行了天主教報紙，影響力比較大的，有天津教區的《聖神之光》、北京教區的《天光報》。為了更多教友提升信仰，地方教會壓縮各項開支，從有限的獻儀中擠出經費，向各地教友免費贈閱，極大地發揮了文字福傳的作用。

另外，各地的大修院陸續出版了內部期刊，例如瀋陽神學院的《勘破》、北京神學院的《修院生活》（後改名為《天宴》）、河北神學院的《河》。修院期刊的撰稿人，以在學的修士為主體，他們見證文字福傳，分享聖召生活，為修道人的靈修培育添磚鋪路。

為了更好地研究信仰、思想、文化，大陸教會成立了多個天主教學術研究機構（研究所、文化學會），推動神學和禮儀的本地化進程，推動教會與社會的相互適應，為宗教界、學界提供研究交流的學術平臺。這些研究機構舉辦「一講兩壇三會」學術活動（講座、論壇、講壇、年會、報告會和研討會），例如「教會禮儀與本地化」論壇（2011年）、「基督教在當代中國的社會作用及其影響」研討會（2014—2017年）、「利瑪竇與南

昌：教會中國化暨本地化」研討會（2017年）……同海外天主教學術界友好交流，助力大陸教會與各方的良性互動。

隨著科技日新月異地進步，大陸的神長教友與時俱進，充分利用現代化多媒體技術，通過網路傳播福音。網站、抖音、微信公眾號已經成為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主流媒體與喉舌。面對現代電子傳媒打開的文字福傳新天地，大陸的神長教友應可大有作為。☁



出版 Q & A

Q：書的開本是在說什麼啊？

A：就是書的尺寸，台灣慣見的開本是 25 開，也稱正常開本，長 21 公分、寬 14.8 公分。常見的還有 18 開，即 17×23 公分。其他的就稱為特殊開本。為什麼常見的尺寸是這兩種呢？因為這兩種裁切之下，浪費的紙張最少，所以也稱為經濟開本。有些詩集會採用 32 開本，13×19 公分，便於攜帶。（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讓《恆毅》成為資深教友與年輕世代分享共融的大平台

——迎接新舊媒體轉換、整合與分享的新時代

◆孔令信（銘傳大學新聞系主任）

和《恆毅》雙月刊結緣還是 2010 年因為麥安泰神父的引介，當時正在處理羅光總主教的「歷史哲學」相關研究，同時也接觸到羅主教所寫的《徐光啟傳》《利瑪竇傳》，人都會怕死，除害怕外，還有什麼？利瑪竇在《畸人十篇》中第三（談不宜諱死）、四（談人該預備善終）篇與徐光啟論道生死。從這篇文章起開始和《恆毅》有著定期的對談。

《恆毅》是本期刊，是紙本印刷的福傳刊物。民國 40 年（1951）8 月主徒會創辦了《天主教恆毅月刊》，由趙賓實主編。為紀念與表揚主徒會創辦人、前教廷駐華首任代表、傳信部次長剛恆毅總主教的偉大傳教精神，和對中華教會及普世傳教區的傑出表現。

對於陸續從大陸撤退來台的中外傳教士來說，來台的大陸各省民眾聽道、受洗人數日增，精神食糧迫切需要，所以「以文化傳教為己任」的十餘位主徒會

士，在福傳之餘，努力筆耕，讓《恆毅》愈來愈受注目，創辦之初，是寶島唯一的公教刊物，與隔海的《公教報》相互輝映。

七十年來把台灣光復後公教傳教和牧靈足跡，作了第一手資料的忠實報導，對闡揚公教教義、促進教友提倡公教文藝多

少盡了一份心力。

民國 52 年（1963）《教友生活週刊》創刊，2008 年更名《天主教週報》並改版成為小型報，回應現代讀者的需要。這份由臺北總教區主教公署監督運作，鎖定了「資訊、服務、教導、福傳」等方面，



提供優質媒體內容，以確保公教在臺灣社會的影響力及扮演的角色。

只是對台灣目前的社會發展，《恆毅》、《天主教周報》雖有影響力，但也受到宗教的框架。如今是網路時代，如何讓公教的媒體對台灣社會產生更大的提醒與引導呢？



2008 年金融海嘯席捲全球，汽車、金融與媒體業早首當其衝，歐美不少平面媒體紛紛熄燈轉進網路，發行電子報。在此之前全球著名的《讀者文摘》也宣布破產，整體來說全球的平面媒體（紙媒）陷入「不轉型，即消失」的困境。

然而十二年下來真的能夠轉型成功的紙媒，只有少數，像《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等。其餘都停滯不前，只能裁員、精簡成本、少量發行來維持基本面。

仔細檢查，平面媒體的轉型最重要的就是得結合網路，並且以「互聯網+」做為改造核心，才有可能吸引年輕世代的眼球與廣告業者的注意。換言之《紐時》、《華郵》之所以成功，就是轉進網路，新舊媒體並進，內容整合分流，以兩家著名的編採陣容，不斷挖掘有價值與真實的新聞和故事，在不同的載體上分流發行，吸引不同分眾，經過不斷地調整改進，也經歷過 2016 年與 2020 年兩次美國總統大選的洗禮，讓兩大報在內容上繼續保持優質發行，而在網路新媒體上也成了年輕世代



所願意訂閱、瀏覽的媒體。當然，同樣也引起廣告業主的注意，確保了這兩大報的生存與發展契機。

簡言之，手機改變了新世代的閱讀習慣，影像報導（影音視頻）成了新媒體報導模式，網路媒體上的分眾們與粉絲們最愛的是即時新聞、焦點議題及有趣味性的討論。這些新世代不再成為傳統大眾傳播下的「受眾」，他／她們喜歡有自主權，可以選擇。同樣他／她們也喜歡發表自己的想法，針對有在網路上引起他／她們注意的新聞與議題，與訊息發布者直接互動，使他／她們也有可能成為新聞人物或網紅。打破了傳統媒體長期以來在社會的影響力，也創造出他／她們的話語權。



電視台被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駁回換照申請，隨即轉入網路，成為網路電視台，這個被迫轉型，讓中天的主播群一夕之間擺脫了傳統電視的窠臼，活潑與動態式的新聞報導，一下子就吸引了許多年輕世代來收視，他們原本不看電視也不

喜歡中天，可是中天的主播群和播報的內容，全然跳脫了傳統電視的格律，前一個月的收視率最高還達到近十萬多人。我們注意到失去廣告收入的中天，在網路上吸引二百五十多萬訂戶，會員訂閱與DONATE讓中天站穩了！更要緊的是每天的新聞與議題不但吸引收視，更在聊天室的快速回應中，讓主播與收視者直接接觸，當下反映意見或感想，讓更多的粉絲願意接近中天。

中天的模式顯然不能複製，但是有為者可以拿來做為參考，自行創新。沒錯，新媒體最大的特色就是不斷地實驗與創新。能夠吸引人的就會有更多的分眾或



2020年12月12日 52頻道中天有線

群組接近；反之，再親密的鐵粉也有可能離你而去。重點就你有沒有創新與引人注目而願意參與討論的議題。

最近因為疫情，推展萬口同心誦念玫瑰經、全球接力馬拉松式祈福活動，教宗方濟各在5月5日周三公開接見活動中，對信友們發出邀請。教宗說：「在這5月份，我們要在分布於全世界的朝聖地的帶領下誦念《玫瑰經》，呼求早日結束疫情和恢復社會活動及勞動就業。」

教宗並在首日儀式中降福給三十一串「玫瑰念珠」，這些玫瑰念珠被送往全球三十一個參與串連祈福活動的知名天主教朝聖地（從5月1日起一直到5月31日，每天透過直播在每一個朝聖地誦念）。結合了朝聖地與教友，全球同步誦念《玫瑰經》等於是將各地分眾的教友結合在一起。這就是創新也是實驗，不讓COVID-19隔絕我們的信心，不讓病毒阻擋我們的合一共融。讓網路直播發揮最大與最有趣的功能。問題是接下來呢？全球各教區又可以怎樣去玩出更新的議題來做全球串連呢？

我們的教會有不少資深教友，我們也有不少青年教友，如何讓新舊兩代的教友運用網路新媒體的對話，來開創新的福傳模式與新的教會共融合一的禮儀與活動呢？這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來腦力激盪的好問題。

《恆毅》走過七十個歲月，雖然是紙媒，但是還是有讀者，他／她們繼續在支持著，不過，老兵還是會凋零，新生代

勢必要接班，那麼如何讓資深教友與年輕教友在《恆毅》上擦出火花？運用網路新媒體讓更多年輕世代進來分享，也讓資深教友傳授過往七十年來的豐富教會經歷與福傳經驗，讓《恆毅》成為大家共享的平台，這當然是挑戰，可是也應該是很有意義的嘗試，歡迎大家一起來玩玩看！☺



出版 Q & A

Q：是不是許多讀者改看電子書了呢？

A：電子書的銷售成長的確很顯著，從出版業的電子書占營業額的比例可以知道，目前最樂觀的情況下，電子書占一成。

Q：電子書會取代紙本書嗎？

A：這個辯論到現在沒有具體結論，使用的方便性絕對是各擅勝場。且不管傷眼問題，至少，應該沒有任何一個父母會願意自己的小寶貝從零歲開始看電子書，畢竟，小寶寶會把任何到手的東西甩出去。對於欣然擁抱電子書的各位，我謹代表出版者，因少砍了很多樹，而深深的感謝你們。至於這個問題，建議您 google 看看各方主張。（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主教團翻譯工作介紹及省思

在港澳台三地方教會合作組成的「翻譯小組」（全名：「天主教台灣地區主教團教廷文獻中文翻譯合作小組」）之前，每逢教會頒布最新的文件，都由各地方教會自行找人，通常是平信徒，按照自己經驗和能力替自己的地方教會將文件翻成中文……，服務的人就像其他教會的工作一樣，大部分都是義務性的，也不一定具有過專業訓練。

直到 2013 年教宗方濟各頒布了上任後的第一個勸諭《福音的喜樂》，因為翻譯及校對的結果都欠佳，所以當時的傳信部秘書長一韓大輝總主教，為避免日後問題再次發生，2014 年 8 月 1 日就正式致函給香港教區和澳門教區以及台灣主教團，要求三個地方教區正式成立一個翻譯小組，其任務為在合理的時間內（一般兩個月），將教宗的最新文獻（通諭、勸諭、牧函、手諭、文告等），以及教廷部會的重要文件（聲明、法令、訓令等）翻譯成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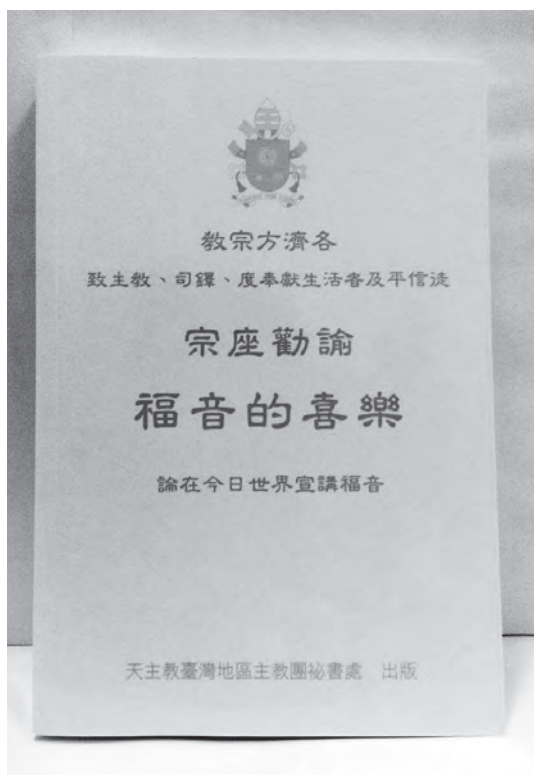
◆陳科 神父（台灣地區主教團秘書長）

2014 年 9 月 14 日香港教區、澳門教區和台灣主教團的代表神父（筆者），在香港聖神修院初次開會，共同訂下合作和小組管理方式，並將開會結果及決定向自己的教區主教及主教團報告，獲

得了港澳教區主教及主教團批准，「翻譯小組」於是正式成立，運作至今，並將「翻譯小組」託付於聖熱羅尼莫（St. Jerome）一聖經譯者。

小組的代表神父及各地方教會的翻譯人員，此後亦有繼續開會，先後討論了翻譯技術問題，以及如何培育翻譯新秀，為提昇小組的翻譯效率。由於港、澳兩地較精通英文或義文，但基本是以粵語為主的地方，所以台灣地區主教團負責最後中文校對，確保中文翻譯內容要精準（precision）和清楚（clarity），為能讓一般說普通話的華人明白。又鑑於台灣地區主教團是教會在華語地區唯一的主教團，所以香港教區和澳門教區同意小組的中文翻譯，均以「台灣地區主教團」名義公布，並將定稿





提供聖座上傳在梵蒂岡的官方網頁上，與其他語文的翻譯一樣，被視同教廷使用的官方版本。

為了牧養在世界各地屬於不同語言文化的天主子民，使他們忠於基督的教導，並為了使現代的人能明白基督福音的教導，在福傳工作上帶領教會，保持教會的合一，教宗必須透過文字來傳達不同的訊息。因此，翻譯教宗以及教宗藉著教廷不同部會頒布的文獻，與閱讀教宗以及教宗藉著教廷不同部會頒布的文獻，是同樣重要。沒有了翻譯，地方教會與教宗之間便無法溝通；同樣地，不閱讀教會文獻的中文翻譯，就把天主聖神的帶領的可能性拒諸門外。

教宗方濟各的文獻，內容可說是一個比一個豐富、迫切和與時代問題相關，不容被信友忽略，將之翻成中文，無論在翻譯和校對上，實非易事。畢竟西歐有悠久的哲學傳統，深深地影響了教會的思想，而西歐語言在文字上和句子的結構，都比中文細膩和繁雜，因此翻譯時，很多外文句子的語法和用詞，以及一些專用名詞，無法在第一時間就能找到相稱的中文句子或用字來表達，而某些中文用字或寫法，對錯只在於一點一撇，這也要求校對工作額外講究和用心。

但也就是這樣，翻譯者與校對者除了有機會學習新的外文用字、了解到新的問題和認識新的外語表達思想方式或解決問題辦法，同時也必須多使用中文字典，

確保某些用字的寫法和用法是正確無誤，而必要時，也必須勇於創新，使用新的中文用詞來表達一些尚未成為日常生活上通用的概念或話題。最典型的例子，可見於教宗每年一度的聖誕節及復活節文告裡，為一些被國家社會遺忘和不被新聞媒體報導的國家人民所作的祈願及意向。

華語教會需要更多的翻譯及校對人才，但翻譯及校對，除了要有外文的基礎，也須要有使命感一對教會和教宗，以及對本地文化及中文文字的熱愛。主教團為使信仰本地化，除了用正確的中文句子表達教宗及教廷文獻的信仰內容以外，在用字上也一直儘量使用傳統中文的用字，如：以「廿」（二十）、「卅」（三十）來顯示聖經的第幾章，使繁體字文化也得以保存。

中文翻譯及校對工作，就像信仰生活一樣，會進步，但也可能會退步和有錯，所以要不斷「悔改」。就如同聖人們，他們之所以成聖，是因為他們都有悔改的地方，而且信賴天生，永不放棄，所以最後成聖。

天主教的信仰是需要用文字表達的，而教會的文獻能改變人的思想、生活習慣和價值觀，所以福傳不能只靠活動，福傳也需要表達信仰內容的文獻，而翻譯工作也是一種福傳的方式。在今天注重影音，追求視訊效果的時代裡，並非每一個信徒一定要為教會做翻譯或校對工作，但每一個信徒都必須培養閱讀教會文獻的習慣，藉此加深自己對信仰和教會倫理的認識，

理解天主啟示的真理，以致可以說，福傳是從教會的成員，從他們的閱讀習慣開始。☁️



出版 Q & A

Q：翻譯書的版權是怎麼取得授權的？

A：出版是個高度國際化的產業，以往高度依賴國際書展，進行面對面的洽談，聞名遐邇的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就是全世界出版業者的朝聖地；現在每天都有十數個台灣當地的版權仲介業者利用電子郵件寄出大量的國外出版訊息，提供最新出版品或是即將出版的新書資訊。為了取得授權，標金豈不是出越高越好？各家當然有自己的盤算，拿到授權，要怎樣做相應的行銷活動，收回高額的標金。當然也有國外銷售成績絕佳，卻引不起本地讀者興趣的大書，事前得做好評估的功課，深思後再出價為妙。（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談天說地人間世

◆ 孫崢 神父 (主徒會士)

傳教這些年，深有感觸—文字福傳，就是在人間「談天說地」，從地上的事聊到天上的事。

這個體驗可以追溯到修道的時期。我當時以「使徒」為筆名，參與修院網站的傳教宣導工作，同時向公教報刊投稿，發表文章。晉鐸以後，報界朋友經常熱情約稿，各類文章越寫越多。2008年赴羅馬進修，開始給《恆毅》寫稿，發表了《從「慎獨」談起》等文章。2012年應邀在《恆毅》開闢了專欄「使徒說」，談天說地，借古論今，一發不可收。

自然而然地，「談天說地」成了我的工作。2019年我從羅馬來到寶島，受聘於輔仁大學天主教學術研究院當研究學者。主徒會張少麟總會長將恆毅月刊社的社長審稿工作轉交我負責，如此，他可以專心處理修會的行政事務。是以，我主導了《恆毅》那時的編務運作，並執筆了幾乎全年（2019年4月—2020年2月）「編者的話」。與此同時，新編了本會的暢銷工具書《天主教袖珍英漢辭典》，並緊鑼密鼓地寫了學術專著《剛恆毅樞機思想探



秘》和隨筆文集《談天說地》（輔大出版社出品，恆毅月刊社同步發行）。

這本名為《談天說地》的書，實為文字工作的總結與反思。藉該書的付梓，將過去的零星傳教文章整理了一番（內容分為信仰隨筆、中國文化漫談、編譯成果三個部分）。試從信仰與文化融合的視角，論述「從孔子到基督」的福傳理念：天主的啟示具有普遍性、超越性，它能進入一切民族文化的載體，此即中華民族篤信的「道不遠人」（《中庸》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道在人間世。主徒會張少麟總會長為《談天說地》撰寫的《推薦

序》，提及同樣的理念：「主徒會祖剛恆毅樞機給華語文化福傳者指出了一個方向：從孔子到基督。這個『下學而上達』（《論語》憲問）的方法，我們可稱之為神學反省（Theological Reflection）。實踐神學反省的文化福傳者，最高境界即是將生命和天主融為一體，正如聖保祿所說：我們生活、行動、存在、都在祂內。（宗十七 28）」

《談天說地》不僅收錄傳教文章，還收錄了一些律詩詞作。此書出版時，正值我要離台返陸，去接手新的文化工作（包括媒體事業、編訂《剛恆毅樞機全集》等）。於是拜託印刷公司，務必代呈一冊給台北榮休狄剛總主教過目。很快，收到老主教顏筋柳骨的手書回覆，內有滿滿的鼓勵：「前天，黃金瑜兄送來新著《談

天說地》。很高興……但目前，至少有一點我要指出：你還能詩能詞！希望你會珍惜上主的恩賜—難得的、很少有的這一方面，我們很缺少的、也很需要的，中華教會那麼需要的人才—詩人！……期望疫情過去，能面談，我很期待！」

「詩人」的頭銜，受之有愧。我這個「詩人」是業餘的，入世傳教才是本行。莊子寫過一篇《人間世》，他的「道」是出世的。天主教的「道」卻是入世的一我們無法飛天遁地，必須在人間行走，既要愛世間人，又要懂人間世（知人論世，亦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銘記老主教的叮嚀，文末分享近作小詞一首，繼續用詩文來談天、說地、論人間世。

【鷓鴣天·人間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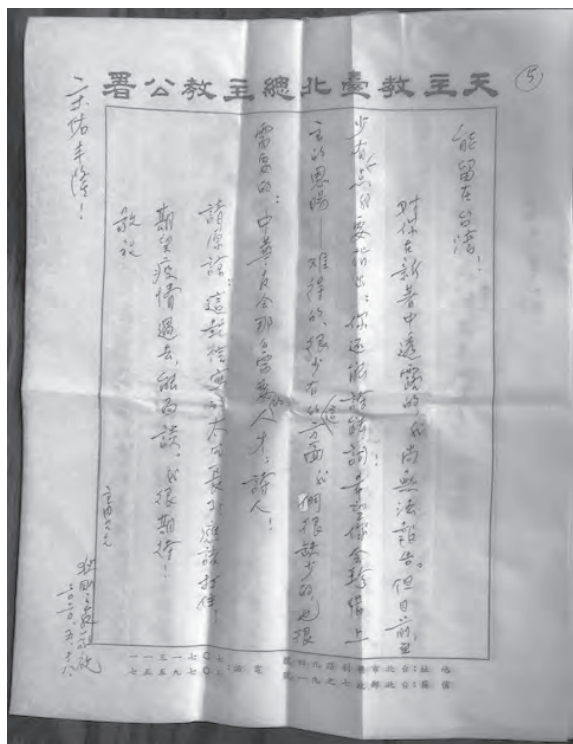
誰道匹夫螢火光？吳刀剖膽見神芒。
不經困苦斯身礪，安得亂治兼濟方。
舒指掌，振衣裳，錚錚浩氣射天狼。
臥龍陳涉鷓鴣志，都與乾坤共久長。



出版 Q & A

Q：編輯和讀者都痛恨的一件事？

A：一定是錯字。經過電子校（就是在電腦上校對）、紙本一校、二校、三校，還有同事互校，還有主管核稿，怎麼還有錯字？很抱歉，每個編輯的程度不同，錯字好像是路邊的野草，拔都拔不完。錯字少的編輯真的很厲害，可以揪出錯字的讀者更厲害。（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人間字、天國心

◆ 林俊雄

福音的傳播（福傳），有各種形式，但目的毫無疑問的就是要將耶穌基督救恩的好消息傳揚給人，影響他人認識耶穌，與耶穌相遇，跟隨耶穌。

文字福傳，顧名思義是用文字宣報耶穌救恩的好消息。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文字亦然，能為主做見證，也可能做出反見證。好的福傳文字，並非要出自文學巨匠的丹青妙筆；信手拈來、妙筆生花的文采不見得能有效傳遞基督的福音，讓人與基督相遇。

英文的 down to earth 有務實、實際、踏實、樸實、紮實的意思，也就是腳踏實地。這個詞也是社會學常用的術語。教會的牧靈神學也引用 down to earth 來敘述及強化 pragmatic（實踐）的概念。換句話說，信仰（或神學）務必有其社會性、務實與踏實幅度，與生活各面向連結，而不是漂浮在雲端。筆者認為 down to earth 也可以詮釋為「人間的」。這幾年不少人會用中國大陸的用語「接地氣」來表達，筆者也覺得用接地氣來呈現 down to earth 也



是不錯的詮釋，相當傳神。

對於文字傳福音這回事，不就是要讓文字踏踏實實地把基督的福音傳給人嗎？傳給甚麼樣的人？給有血有肉、流汗流淚的人。傳遞耶穌基督的救恩不是一個信念，而是基督徒最大的使命。我們要不斷地在生活中經驗到基督的救恩、並把它活出來，才能更確信耶穌在我們生命中賦予的救恩。人若沒先經驗到，就很難產生信念。猶如掃祿，復活的基督要是沒有讓他經驗到「從黑暗重獲光明」的經驗，就沒有後來的福傳大將、大聖徒。

Heaven should be down to earth（天堂要降於人間），天主的國也是凡人的國，是天堂也是人間，天理（天國的道理）是要讓凡人所能參透的。耶穌教給我們的禱文「……願祢的國來臨，願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間，如同在天上……」就讓我們意識到在天上的天國也要建立在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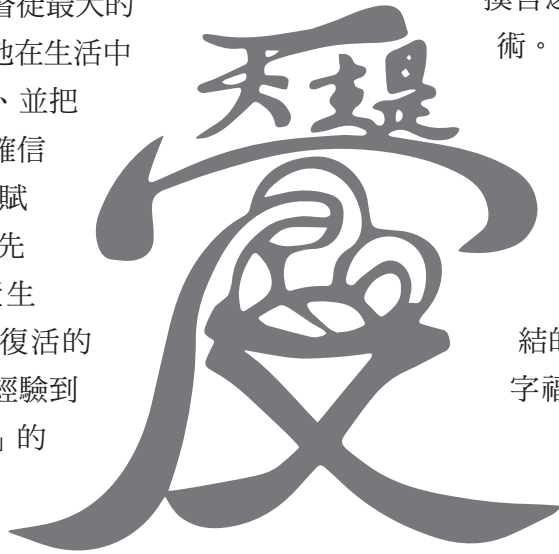
文字應該讓深奧的道理，成為可以在人間的平淡生活中體驗到天國的奧秘，看見天國的奇蹟。文字應以自然及貼近生活的平常事物來啟發人們靈性的覺悟，讓人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生活中看見基督的救恩。讓人在平凡不過的世俗生活中窺探到另一種層次的真、善與美，能把平凡的

事物看成天主恩賜的奇蹟。這種默觀生命的態度，是耶穌基督賜予我們的生活態度，教誨我們透過這種生命觀而獲得喜樂平安。因此，我們可以說透過文字，可以啟發我們信仰默觀的內在能力，換言之文字也是一種表達的藝術。

哪一個時代不面對「時代的變遷」課題？教會也無法脫離時代性，觀察、分析、行動是我們信仰與世界連結的基本態度。因此，就文字福傳而言，我們沒有理由不重視文字表達方式的變革。我需要看見時代的訊號，時代的改變，給文字福

傳注入新的務實革新，包括內容的革新、與時俱進的編輯方式、網路媒體的文字表達方式等等變革。如今的文字可以在書本裡、雜誌裡，可以在歌曲裡也可以在影像裡，而這些都可以在人人的手機裡。總之，我們要讓文字「走出去」，走到人們的心裡，讓人藉著文字認識這位人類的救主。要如何走到人的心裡，可以先想辦法走到他的手機裡。

文字福傳也是「苦人所苦，聆聽人心」的工作。我們的文字是否引起他人想與我們（教會）對話？福傳有各種形式，但目的都是為了將耶穌基督的好消息傳揚給人，影響他人跟隨基督。如果人類沒有





出版 Q & A

Q：我想寫書，要找誰出版？

A：幾乎所有出版社都會接受作者投稿。編輯部如果感興趣，會找作者進一步洽談。每個出版社有自己的出版方針，也有各自評估的眼光，所以同一個主題，很可能有的出版社覺得能做，另一個出版社卻沒法做。退稿算是出版的日常吧？！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羅琳在簽約出版第一本書《哈利波特：神奇的魔法石》之前，被十二家出版社拒絕。

日本、美國、中國出版量都遠勝臺灣，因此，有些題材在那些市場可以出版，到了臺灣卻會被「嫌棄」太冷門，或是太「小題大作」，其實只適合放在雜誌或報紙欄目做個專題。

簡單來說，書的內容必須要有顯著的主題，而且這個主題值得花一本書的厚度去發揮。隨筆文章以○○○散文集的形式出版那年頭一去不復返了，出版社編輯會不停地問作者：「這本書的主題是什麼？」找不出賣點，就只能謝謝再聯絡了。

當你動念想要出書，尋找伯樂的方法很簡單：去書店翻書，找到對味的出版品，那個出版社很可能對你寫的書有興趣。但這也只是可能，因為你想寫的題材，萬一這家出版社剛出，要立刻追加相近的題材，並不容易。（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文字，肯定不會帶來人類的文明。如果教會沒有文字福傳，將會如何？身為教友，你和我在乎文字福傳嗎？身為文字福傳的一份子，我們還是要先自問：為何一定非要說服他人跟隨基督？我為何跟隨基督？我為何堅持跟隨耶穌？多堅持？所以福傳的使命感，還是跟「我與耶穌的相遇，我與耶穌的關係有多深」息息相關。

就像耶穌時時會離開人群到山上祈禱，與天父相遇、與天父傾訴，找回自己在天父內的初心。身為基督徒，我們該時時與耶穌相遇和傾訴，找回我們的初心。身為文字福傳人，在寫作的同時，也許可以常寫封情書給耶穌，用文字跟耶穌相遇傾訴。

初心對文字福傳工作者的意義，就是要保有孩子般的自發性以及對眼前的事物的敏感度以及敏銳度。要用最純真的「基督之眼和心」來看世界。純真的眼睛和心靈對福傳工作者有無限的意義，他能對新事物有清晰的反應及想法，對老事物也有強烈感受，他能用基督光照世界的眼光和心情來透視世界，對世界充滿希望。基督的心也就是文字福傳工作者的初心，猶如初生嬰兒，在探索世界時看任何事物都是新鮮、奇妙的。

文字福傳工作者不是在炫耀文筆，而是用最踏實貼近人心的文字來喚起讀者內心，能夠領略天主的深處。文字福傳者要用「人間字」，說出「天國心」。

以中國基督徒的心福傳

◆周景勳 神父（香港聖神修院神哲學院宗教學教授）

「人能宏道 非道宏人」

「道」超越人的思言行為，卻常留在人的心中，啟示人如何建設自己的生命路。人為了認識「道」，便從自我心靈的體驗中，感悟「道」的奧秘，靜靜的從感悟中，把握「道」的啟示，好能在現實的生活中，實踐真理之道，力行道啟的仁愛，提高自我心靈和理智的智慧，修練生命的德性，以實現信仰和自我存在的價值，提升自我在信仰中的超越面，努力克服生命中的苦難，將自己的罪惡釘死在十字架上，並死於自己的侷限，在犧牲中實現新的希望：有「君子謀道不謀食」的精神；在努力學習和修練中，實現「君子憂道不憂貧」的超脫；在超脫中了悟「所存者神，所過者化。」（孟子）

基督徒在十字架下學習自我的沉潛，在復活之愛內飛揚，達至：「上下與天地同流」之境，便能明瞭大道至理：「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張載《西銘》）藉此，我們在面對「福傳」

時，先認識自己、認識自己的身分、肯定自己是中國人、認識中國基督徒的心，我們才能在自己的生命中顯示基督的面貌，在我們的心呈現基督的心，我們才能在現時代中，提升「福傳」的動力和創意。

我們知道：世事變幻莫測，像風搖燭火，飄忽不定；又像漂流浮萍，最終只是夢一場。想尋找往昔舊痕，已是物去人非，天意難測，心願與實情相違。

「轉燭飄蓬一夢歸，欲尋陳跡悵人非。天教心願與身違。」（李煜）

我悄悄的站在「鏡」前，看清楚自己的「面孔」，我便問「鏡中人」：「您是誰？」

「鏡中人」是「黃皮膚」和「黑頭髮」的，毫不懷疑的說：「我是中國人。」

隨之又說：「在我身上流著中華五千年文化歷史的血。」

我便對「鏡中人」說：「您真偉大！」

「鏡中人」卻說：「不是我偉大，是我祖先用血汗為我們創造出來的中華文化和文明，在艱苦中累積而成的中華文化

傳統。我為祖先感到驕傲和光榮！……我要深深的感謝祖先們賜給我這份偉大的禮物，承繼他們的偉業。因此，我要努力精進的學習祖先們的智慧，認識一代一代傳下來的血汗歷史；學習祖先們的堅忍，衝破種種考驗和挑戰，為我們制定了有系統的生命道德的倫常理論的方向，和靈性修養的目標，指引我們邁向止於至善的天人合一境界，更融合了外來的宗教，以發展更高超的成聖指標。」

我默默的閉上眼睛，心中思念著「鏡中人」的話：「什麼是成聖指標？」

此刻，我想起了我的祖先，在經典上的教導：「致虛極，守靜篤」、「歸根復命」、「克己復禮為仁」，孟子更將人性提升到知天的層面：

「盡心→知性→知天」和「存心→養性→事天」；就是喚醒人要「寡欲」：「養心莫善於寡欲」。

在《三字經》中的開始，便給人揭開人性的美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於是，我感到喜悅，清晰的了解自我本身已有「善的本性」。

更明白自強不息的努力學習的重要性，不但可以加闊自己的視野，也可加強生命的自覺意識，體驗「修德」和「修身」的必然性：「自天子以至於庶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大學篇）

人若不修德修身，便會失性失心而癡迷發狂，貶抑自己的品格，實在「白活一場」，說實的，人不可自私自利，貪婪瞋

怒。反之，人要勤奮精進的跟聖人學習——「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原來這便是中華文化的「中國心」，成為今日中國人的「中國心」。

此心與「天地人」——「天心、地心、人心」相連相合，發揮「天時，地利，人和」的至善合一境，貫通「天地與我為一，萬物與我同遊」的道通逍遙境。

「鏡中人」沒有否定自己中華民族的身分，也沒有否定自己是中國人的中國心。今日，我們要否定自己的身分嗎？

在中秋月圓夜，靜窺皓月，偶開天眼覷紅塵，可憐身是眼中人。

心底有著無限的感觸，有誰明白自己竟是「可憐人」！教我如何說？

在「止觀」中，靜寂的脫離惆悵心境，便浮現了寒山子的一首詩偈：

「吾心似秋月，碧潭清皎潔，無物堪比倫，教我如何說？」

皎潔清明的心，反照著秋月的圓融，所謂：「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晴。」

只要我心您心有上善的水，心中圓月之美都一樣。

我住在中國廣土之南，您住在中國廣土之北，大家都在中國廣土上生活。

上善之水休不得，涓涓長流在於善，善中之仁心連心，但願您心是我心，不再相思原一體，一體之仁中國心，都以基督心為心。

無我大愛有救恩，打開心窗見真主，
除舊更新建新生，新天新地立新德。

因為基督空虛自己，聽命至死，就是要將救贖的恩典賜給人，喚醒人的自覺信心，學習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寬恕和愛護人的心，好幫助信仰基督的中國人，都能體驗到：「以基督的心為心」的信仰核心價值。藉此，要求信仰基督的中國人誠摯的跟隨基督，走在真理的自由路上……邁向真理的活水泉，好讓真理活泉的活水，重新洗滌人心人靈，揭示心中愛，默默地以「人人的心」立足於正道，透過真理覓得誠意正心，再隨活水刷新人心，好能使人心心相印，展現上善若水的不爭；更能以「百姓心為心」，就是要求人自己，不可自己只顧自己，也當顧及別人的事；由是，人便能提升身心靈，以達「己所不欲，勿施諸人」的超越自我之境。

相應著基督十字架的啟示

要求每一位中國基督徒，同心合意的，做一個：

「頭頂青天，腳踏實地，伸手擁抱，愛建幸福」的人，讓復命歸根的愛降生在中華文化中、融合在中華子女的、復生成為一個優美自得的基督徒的中國心。

教宗方濟各在《堂區團體的牧靈更新：為教會福傳使命服務》的訓令中，強調現代的福傳創意在於每人身上是否有基督的「心」和「面貌」。就是讓未信主的人與我們接觸時，便看到我們心中的基督，也看到我們慈悲的面貌便是基督的面貌，因而願意學習歸依主、信仰基督。我們可從兩個向度來談「福傳的時代創意」：

（一）「福傳的創意」意味著人要在生活中，尋找「與人相遇的機會」：

人的生命機遇離不開生命的文化歷史，就是要扎根在自我生命的認同中，人忘不了生命的根源，在承先啟後的動力下，保存信仰和自我的本來面貌，以人性和文化與信仰的內涵，作為互融的體驗，使人看到每一位信徒身上的基督面貌：愛的合一與共



融、寬恕的接納與轉化。

就是以每一個人與本位文化中的精髓，建構其靈修內涵和修養精神，其內要求信仰與文化的交談：

共融合一的交談
文化信仰融合的交談
仁愛相遇的交談
慈悲相扶的交談

在人與人的生命尊嚴上得到互相的尊重，在和諧與平等中互相接納，使聖言融入不同的文化中，產生轉化、淨化和聖化的能量，引導眾生超越自我邁向合一的愛。

(二) 「福傳的創意必須將福音與文化作互融的交談」：

我們要強調的就是：將基督的面貌刻在文化中。聖經中肯定的說了：基督「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一14）即說出了，基督是降生在不同的文化裡，使成為不同文化的核心部分，基督的信仰自然的降生在中華文化中，以間接的天意啟示進入中國人的心中，「莫道人為無感召，從來天意亦分明」，我們中國基督徒便是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融合的見證人和宣傳（傳播）者，務使不認識主的同胞，在「我」－「中國基督徒」的身上看到基督的面貌，也在中國的文化中看到基督降生的慈悲和無私大愛，「慈悲和無私大愛」降生在每一個人的身心靈中，就是「人之初，性本善」的善性；因此，我們便要尊重每一個人（包括了所有信仰或沒

有信仰的人），在人與人之間看到（天主聖三的）平等和合一的愛情，並在尊重和相等上作出彼此相愛的交談；在交談中同心的對和平共融的渴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嗅如蘭」（易經繫辭），以表現「民（人）吾同胞」的情誼和團結；也確立「物吾與也」的珍惜與珍重，我們都有責任關顧和愛護大自然，好能展示「親親、仁民、愛物」的精神。☪



出版 Q & A

Q：租書店為什麼不見了？

A：曾經，租書店是社區的心靈捕手，容納了想要看書的大人小孩。言情小說、武俠小說和漫畫書是租書店的招財貓，很多人是在租書店邂逅瓊瑤、金庸和天才小釣手。把書租回去看的話，押證件是慣例，學生證就成為青少年極為重要的無價之寶。曾幾何時，租書店已然一家家退出市場，消失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面對網際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租書店比書店更快地成為時代的眼淚。根據蘋果日報2018年報導，臺灣租書店在十八年內倒掉三千家。以往痴痴等待紙本的讀者，可以在網路上跟日本或是其他國家的讀者幾乎同步，租書店的風光歲月便一去不復返了。（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文字傳福長又廣

目前世界上以最多譯本流行及廣被閱讀的書籍非《聖經》莫屬了。截至2020年10月，以704種不同語言所翻譯的聖經講述著同一個故事¹，即天主創造和拯救人類的故事。《聖經》的前半部（即《舊約》）講述以色列民族蒙受天主揀選和獲救的歷史，後半部（即《新約》）記述降生成人的天主聖言耶穌基督拯救人類的言行及犧牲和他的門徒們傳揚福音的事跡。總而言之，《聖經》是一部神人關係的記錄，是一部見證和宣講天主救恩的書。

救恩故事始於口傳，之後被載之於書。如果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我們現在就很難瞭解天主所行的奇事。因著文字的記載和傳承，不同時代和地區的人得以閱讀和得悉天主的救恩。經驗、口述和書寫下來的天主拯救以色列子民和祂通過耶穌拯救全人類的記錄使此喜訊得以傳揚並益及眾人。

天主救恩的記載和傳揚指出不僅先人們曾被天主揀選並獲得救恩，生活在當

◆ 張利勇 神父（主徒會士）

今的我們也時刻被邀請獲得和傳揚祂的救恩。我們不僅被召口傳且被召通過文字宣揚：「我的靈魂頌揚上主，我的救主，因為祂在我身上行了大事」（路一44-47）。

文字傳福

《舊約》中以色列子民對天主救恩的體驗集中在梅瑟帶領以民出埃及過紅海的事件上。此救恩事件是以色列子民信仰的基石，被他們通過禮儀世代傳頌。《出谷紀》記載首個逾越節後天主訓示以民說：「你們應遵守逾越節的規定，作為你們子孫的永遠法規。日後你們到了上主許給你們的地方，應守這禮。將來你們的子孫若問你們這禮有什麼意思，你們應回答說：這是獻於上主的逾越節祭：當上主擊殺埃及人的時候，越過了在埃及的以色列子民的房屋，救了我們各家」（出十二24-27；參十三7-10；申六20-24）。當上主藉梅瑟以大能帶領以民經過紅海後，梅瑟和全體人民唱了首凱旋歌。天主的救恩就這樣通過逾越節慶祝和凱旋歌詠唱在以色列

列入中間傳述，並漸被以文書之。

《新約》子民對天主救恩的體驗聚焦在耶穌的死亡和復活一事上。與死而復活的基督的相遇促使門徒們追述耶穌生前的言行，激勵他們通過宣講繼續恩主的救世使命，成為他們撰寫福音的開端。以耶穌基督的聖死和復活為核心的初傳成為門徒們禮儀聚會時宣講的主要內容，此宣講漸漸被載之於書，傳於後世。如同《舊約》中以色列子民通過禮儀慶祝和記述傳揚天主對他們的救恩那樣，《新約》子民也藉禮儀慶祝和宣講傳揚天主在耶穌基督內帶給眾人的救恩。聖保祿宗徒在致格林多人前書中曾說：「這是我從主所領受的，我也傳授給你們……直到主再來，你們每次吃這餅，喝這杯，你們就是宣告主的死亡。」（格前十一 23, 26）；「我當日把我所領受而又傳授給你們的，其中首要的是：基督照經上記載的，為我們的罪死了，被埋葬了，且照經上記載的，第三天復活了。」（格前十五 3-4）

《聖經》的記載不只是為了追述往事，而旨在向後人傳揚並分享天主救恩的喜訊，即旨在傳福，使每個聽到救恩史的人都能進入與天主的關係中並獲得祂的祝福，「為使我們時時得享幸福，得保生命。」（申六 24）若望福音的結尾寫說：「這些所記錄的，是為叫你們信耶穌是默西亞，天主子；並使你們信的人，賴他的名獲得生命。」（若二十 31）聖保祿宗徒在致羅馬人書中表明他寫作的宗旨說：「福音正是天主的德能，為使一切有信仰

的人獲得救恩。」（羅一 16）

文字傳福之長

聖經學者們認為有關天主救恩的《舊約》文字記載始於公元前第九、十世紀²。《梅瑟五書》的整理和正典確認在公元前第五世紀就已完成（參 W. Brueggemann，《舊約導論》，7）。而整部猶太聖經所含的正典書目在公元第二世紀之前就已完全被確定。這也就是說最早的《舊約》文字記載距今已有三千年，被確認為正典的《梅瑟五書》距今也有兩千三四百年的歷史，而最晚被確定為正典的《舊約》書目距今也將近兩千年了。有關聖經古老文字記載的事實被 1947 年在猶太曠野死海西北部的古木蘭洞穴中所發現的塵封近兩千年的《死海殘卷》（抄寫於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一世紀期間）所證實。

最早的《新約》書卷是保祿書信。學者們公認的第一封保祿書信是他寫於公元五十年左右的得撒洛尼人前書。此後，外邦人的宗徒保祿又根據不同地方教會的具體情況和需要寫了其它書信。目前總共保留下來的有十三封。由於福傳需要或其它原因（參得前二 17-18），保祿宗徒很多情況下不能親臨他所建立或所關心的基督徒團體，但身處異鄉的外在距離阻斷不了他對信友的關懷，他以書信的方式臨在他們中間，向他們講話，鼓勵、勸勉、教導他們。「你們也同樣知道：我們怎樣對待了你們中每一個人，就像父親對待自己的孩子一樣：勸勉、鼓勵、忠告你們，叫



你們的行動相稱於那召選你們進入他的國和光榮的天主。」（得前二 11-12）

保祿通過文字與聽眾分享他的個人歸化經歷（參宗九；二二；二六；迦一）、傳揚天主對他的救恩和啟示、給予信友所需要的牧靈和團體生活指示、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問題（參閱被稱為「實用教會學」的《格林多前書》）。保祿書信的字裡行間洋溢著他對福傳的熱情（例：「我若不傳福音我就有禍了」，格前九 16）和對基督徒的關愛（例：「我們當基督的宗徒……在你們中卻成了慈祥的，像撫育自己孩子的母親。我們如此眷愛你們，不但願意將天主的福音交給你們，而且也願意將我們的性命交給你們，因為你們是我們

所疼愛的」，得前二 7-8）。

到了公元六十年代中期（《馬爾谷福音》的寫作年代），隨著耶穌所召選的首批門徒和親睹耶穌言行的第一代基督徒的相繼離世，為保存和宣講福音的需要，福音的作者們開始根據所屬基督徒團體的具體情況把有關耶穌的福音寫下來。四部福音在公元一世紀結束之前就已定型。福音的文字記載、抄寫和閱讀使宣講的內容得以長久保存，使後人能夠繼續得知耶穌通過教導、赦罪、醫治和犧牲在十字架上帶給人類的救恩。

由保祿宗徒所始用的信函福傳方式被其後的新約作者所仿效。《新約》中的公函作者根據各自基督徒團體所面對的問

題和挑戰寫下不同的信函來教導其信友。如此，新約的書卷在公元五十至一百五十年間陸續問世（參 R. Brown,《新約導論》，10）。

所有關於救恩的文字記載都本著同一目的，即與人分享並邀請人經由相信而獲得天主的恩寵，通過記述自己民族和個人的救恩史幫助他人接近恩寵和生命的泉源—天主。正是因著文字的記載，天主救恩的行動才得以從久遠的過去流傳至今。以文字記錄下來的救恩史為更多更廣的人得悉此喜訊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資料。

文字傳福之廣

一部記載發生在一個小民族（以色列）和一個小區域（北起加里肋亞海南至死海的狹長地帶）的救恩故事因著文字被傳播到世界的不同地方。首先，以希伯來語寫成的《舊約》在古埃及的亞歷山大城於公元前第三世紀被翻譯成希臘語（《七十賢士本》），在公元第四世紀又被聖熱羅尼莫翻譯成拉丁語（《拉丁通用本》）。其次，以希臘語寫成的《新約》在被翻譯成拉丁語後又被翻譯成多種現代語甚至方言。

截至 2020 年，整部《聖經》已被翻譯成 704 種不同文字，《新約》則有 1551 不同文字的譯本，被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所宣閱。如此，文字就像穿越時空的天使把天主救恩的喜訊傳播到天涯海角，藉著文字人們得知並分享天主的救恩。梵二大公會議《啟示憲章》第 21 號

描述《聖經》說：「聖經是在天主默感下，用文字寫下來的恆久不變的天主聖言，是聖神藉先知及宗徒們的書寫而發聲的言語」。

文字傳福之需

天主在顯現給梅瑟時曾說：「我是你父親的天主，亞巴郎的天主，依撒格的天主，雅各伯的天主」（出三 6，參出三 15-16；出四 5）。耶穌在跟撒杜塞人談論復活時指出：「天主不是死人的，而是活人的天主：所有的人為他都是生活的。」（路二十 38）以色列子民和初期基督徒體驗到了天主的救恩，他們不僅言傳而且以文字寫下了他們的救恩史，他們的記載講述著天主救恩的故事。如果沒有早期的文字記載、整理和保存，現在的我們就無法得知天主對人類的救贖行為。正是因著文字的記載，天主的救恩才得以經久廣傳。

生活在現在的我們也不時感受到天主的救恩。我們應該頌揚和稱謝，同時我們也被召與人分享我們個人的救恩經驗，不僅以言而且以文。我們在世的生命是有限的，終會休止，但文字的記載能夠延長我們傳福的聲音。主徒會會祖剛恆毅在他寫給主徒會會士們的家訓裡曾說：「為此，我寫下了一些感想【1942 於羅馬】，寄給你們；這樣，我覺得好像是同你們面對面地晤談。我想到自己去世以後，我的聲音雖早已休止了，卻仍在你們中間稍稍回響」（《剛恆毅公家訓》，原名《穿

起天主的戎裝》，1）。文字不僅可以記載和延長我們的聲音，而且可以把我們傳福的聲音帶到我們未經之地。網絡的普及使文字傳福的速度更快，使文字傳福的幅度更廣。通過《聖經》的文字記載，我們得知天主的仁愛和信實。同樣，我們個人對天主救恩體驗的文字書寫也定會益於他人。✠



註釋

1. 數據來源：<https://www.wycliffe.org.uk/about/our-impact/>，2021年4月22日訪問。
2. 持此觀點的學者包括：傅和德，《舊約背景》，287頁；房志榮，《舊約導讀》（上），3；Claus Westermann, *Genesis 1-11*, 1, 等。



【出版 Q & A】

Q：「自費出版」是不是正在流行呢？

A：自費出版在這幾年越來越普遍了。以往想要出書，幾乎只有找到出版社簽約成為作者這個方法。可是，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找到出版社，這並不是說找不到出版社出的題材就不是好題材、就不是好作者，很多暢銷書作者都碰過退稿，原因就是每家出版社都有自己的出版定位，碰到不願意改稿的作者，很可能就無緣合作。

那麼自己花錢出版，有錢就能辦事嗎？難處在哪裡？第一是找不到經銷商幫你鋪書。第二是編輯流程是專業，再厲害的作者也需要編輯來替他整理文字、確立定位，撰寫文案，設計封面。

這幾年拜科技進步，當然網際網路是一大推手，很多以前無法解決的問題簡化了，自費出版成為一個選擇，因為有了專門替自費出版服務的從業者，有興趣的讀者不妨 google 這四個字，去瞧瞧已經有很多人藉由自費出版，創作了很多的作品。（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翻譯與我

◆張明華（基督生活團永奉團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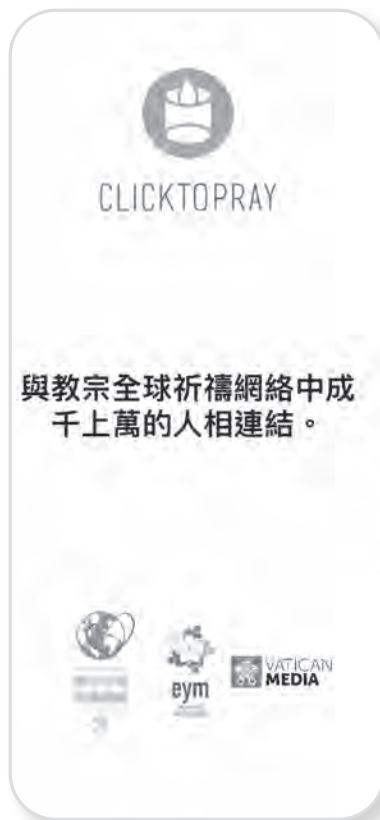
當我 2005 年開始陪伴一個年輕人的信仰小團體，有一次我們聚會的主題是「你對五年後的自己有何期許？」。我寫下的希望是，能真的翻譯一些東西，翻譯的東西要對人有好處，但不是德文文法之類的書。當時，對我的希望能否實現，以何種方式實現，我完全沒概念。

後來回顧我的翻譯能量大爆發，起因竟是進入了基督生活團執委會（2007 年）。當時全國主席指派完全沒概念的我負責陶成組，而基於支持願意擔當此重任的主席，我只好義不容辭。規劃的第一步是整理現有的陶成材料，我焦慮了一陣子，才意識到基督生活團是個世界性組織，於是決定向外求助，而 2008 年代表台灣參加在法蒂瑪舉行的基督生活團世界代表大會就是個美好機會。在那十天除了參加大會，我還廣結善緣，除了為往後的聯繫鋪路，更因結識了來自德國的代表、奈及利亞的國家總輔導美籍神父，承蒙他們分享他們的陶成材料。當時我想，編寫陶成材料我沒辦法，翻譯現成材料總可以，返國後就利用每天上班午休時間，先

翻譯了德國材料 300 多頁的「工作手冊」，再翻譯奈及利亞材料 88 頁的「靠信德生活的人」—為無輔導的團體神操。

後來趁出差德國之便購買的「團體中的鹽」，跟奈及利亞輔導後續傳給我的「初識基督生活團」以及 200 頁的「基督生活團陶成手冊」，我陸續完成翻譯。2009 年基督生活團的世界執委會發布了 60 多頁的「基督生活團中的成長過程—陶成指南」，當時還在執委會的我刻不容緩地翻譯成中文，就是擔心台灣跟不上世界團體的腳步。同樣的念頭讓我發願翻譯世界團體寄來的每一封「通訊」，加強團員與世界同步的感覺。但是翻譯是很寂寞的工作，只有自己一個人坐在電腦前絞盡腦汁。而最開心的時刻是收到團員的分享，或是提出用了我翻譯的材料有什麼不了解之處，或是有什麼感想。

除了這些，我也不定期為耶穌會中華省的網頁翻譯或校對譯文，尤其是將臨期和四旬期的線上避靜，翻譯和整理「播種祈禱的種子」、「播種默觀的種子」和



「善意溝通」的材料。2015年退休之後，除了接受為期三年的靈修輔導培訓，我為祈禱福傳會翻譯了重建的文件並承接世界網站『可立刻祈禱』上的中文版翻譯及翻譯協調人。既然是協調人，就有夥伴，除了生活團翻譯小組的夥伴，還感謝懂西班牙

牙文的修女、在美國支援翻譯的陌生朋友。陌生，因為沒見過面；朋友，因為在主內同工，已成為可靠盟友。這個翻譯工作觸及的不但是基督生活團，不但是台灣的教友，更是全世界的中文人口，普世性更強。傳達的是與教宗一起為教宗祈禱意向祈禱，除了翻譯教宗影片，還有每日祈禱、部落格、各種社群媒體。

翻譯為我好像一種分享的方式，用中文分享我在另一個語言所讀到的。我能比別人先一步享受到，覺得就是天主給我的報酬了。又因為翻譯材料跟信仰有關，常常翻譯的同時沉浸其中，好像祈禱和默想。偶爾如果有人可以商量，即使只是一

個字或句子，都會格外感動、愉悅。當翻譯協調人，有機會和幾位夥伴一起成就這件美好的事，則是天主給我的額外恩賜。因為這樣的能力既是天主賞的，回報給天主也是理所當然。阿們。✞



出版 Q & A

Q：翻譯書的譯者要具備什麼條件？

A：出版社經常在找尋翻譯書譯者，日文、英文的需求最大，近年來德國、法國、西班牙、北歐的著作引進增多，也有其他語言的著作需要譯者。想要做翻譯書譯者，最好是有良好的中文書寫能力，能夠精確地把外語轉換為流暢的中文，讀起來不要卡卡的；若讓讀者還要在腦中進行轉換，很容易在試譯時被淘汰。譯者通常是在家工作者，所以需要有良好的工作紀律，每天要有固定的譯稿產出，才能穩定地靠接案維持一定生活水準。雖然翻譯書的稿費坦白說不是很高，我也親眼見到眾多譯者以此為業，養家活口，在此向跟出版社並肩作戰的 free-lancer 致敬。（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福傳與宗教交談

◆ 陸達誠 神父（輔大宗教系創系主任、耕莘寫作會主任）

梵二開放教會的大門，不但讓基督新教參與，也向非基督宗教開放，天主教渴求與不同的信仰傳統交流，為擴大及深化彼此的信念，並求全球的和平得以達成。

梵二之前的神學教科書中每一條信理都設一項「反對者」，此指非教友及非基督徒可能會批鬥教會之處。而整個論證即要駁斥反對教友信理的意見。這些不同的意見被稱為「異端」，不可取信，信了即脫離正統的信仰，甚至關及得救與否的後果。那時神學就是為辯護天主教的信理。神學即「護教學」。一批批神學院的畢業生都是受訓後整裝待發、勇赴戰場的衛士。他們能助多少人獲得信仰，使後者脫離「邪教」及「異端」，就算福傳有成。基本上，福傳成果以領洗及進堂的「數字」來計算。每個福傳單位（本堂等）每年都得把領洗的數字遞報上級，再重估今後應循的福傳方針。

這種護教式的福傳強調救恩的唯一管道是講道，認為除非人們擺脫其他信仰

的牽制，不然要入天國難矣。

今日在網路媒體包圍下生活的人，活在既多且廣的知識氛圍中，要接受真理一元論的人生觀更是難矣。

梵二前，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以「慈母與導師」及「和平遍及普世」的胸懷把教會的大門敞開，一面鼓勵教友走出去，一面歡迎非教友、甚至無神論者走進來。這種做法就是交談的關係，把以往的「傳」、「稍學」或「不學」的態度轉變成雙向既「傳」又「學」的關係。

神學中開始有「匿名基督徒」、「普世救恩史」及重視「聖靈的自由神恩」等思想的強調。給以前只傳不學的福傳方式打開了契機。

宗教對話神學相信天主是無限仁慈的，並有無限的自由。天主不會把基督以其苦難贏得的救恩只通過一條管道傳給人類。世上許多不因其過而無法接觸到福音的人，應當也可以通過其他特優的管道而被天主的光明照亮。這些特優的管道或團體亦能成為恩寵的溝渠。梵二前要理書中

已說：領洗有「水洗」、「血洗」及「願洗」三種。未「水洗」的臨終者在最後時刻會有接受信仰的機率而因「願洗」而得救。至於聖神有自由，這是聖經和教會一直的想法。聖神不受制於法律，也不受制於教會決定的信理樊籬，祂能像大鵬鳥般翱翔於雲霄之上。這是神學家們對宗教交談重新思考而加以肯定的理由。而「普遍救恩史」擴充了信仰的版圖。非基督徒領略的一部分是我們需要學習的。通過真誠的交往，我們可以增富自己的信仰，並學習到更有實效的靈修方法，特別是東方靈修。

台灣方面，在梵二以前遵循的福傳原則是傾向一面倒的「傳」，旨在改變其他宗教的「謬誤」，使其信徒棄邪歸正，相信有唯一真理的基督，而持之以恆地信。那時領洗是福傳的唯一目的，福傳的成效完全以領洗和參加聖事的「量」為準。

十多年前，筆者曾撰《數字的迷思》一文。（載於《神修小會》的《心泉》季刊，後收入《似曾相識的面容》。光啟出版，1996）。僅引此文一段以彰管見：

1995年4月號《遠見雜誌》主題是《解讀台灣宗教熱》，提及中研院民族所瞿海源的調查：台灣地區二十歲以上，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僅占9%。若按照內政部去年的統計資料，台灣一千一百多萬有宗教信仰的人口：半數以上台灣民眾，每個月固定從事宗教活動。而選擇神職或佛職的人數，在七年內從三萬多人跳增至十二萬人。……

台灣各宗教排名表：佛教第一，四百八十六萬；道教其次，三百四十八萬；一貫道第三，八十九萬；基督教第四，四十二萬；天主教第五，約三十萬。

天主教在台灣光復後二十五年中，曾以百分之八百七十六的成長率增加，從一萬八千人增至三十五萬五千人，此後一直停頓在這數字上，有減無增。（頁47）



天主教在台灣排名第五，但在全球排名第一，與基督新教及正教合計佔人類的五分之二，這個數字頗為驚人。然而一位義大利記者在上世紀末訪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時，竟亦提出數字的問題，他認為在公元二千年時，回教會超過天主教，並且他提醒教宗，在傳教區天主教人數除少數國家之外都增加不多，甚至在縮減，希望知道教宗的感受。

教宗就任後曾旅行過七十多次，詳知世界各地的天主教現況。從表面看，歡迎他的群眾到處人山人海，實則上，真有信仰者可能為數不多。歐洲的新外教主義的情勢高漲，所以他提倡「新福傳」來制衡。傳教地區像日本、台灣之福傳困難是眾所周知的。教宗是整個教會的牧人，他關懷各地教友，知道人數的危機，可是他回答記者說：「價值無法量化，宗教社會學和統計學在別的領域有用，但若衡量人內在的態度，量化標準是無法提供幫助的。」（《跨越希望的門檻》，頁137）。

筆者在大陸淪陷後留居上海八年，由於上海教區的教友在英明的龔品梅主教領導之下，勇敢地堅持原則，不向暴力屈服。環境造就英傑。雖然那時上海教友只有十六萬，活在有千萬居民的大城市中，一點也不感覺自己是少數者，一直覺得自己是強者，因此迫害臨頭，都能毫無畏懼地挺身走入囹圄，在獄中或勞改營中仍無自屬「少數民族」的意識。因為天主在那裡，那裡就是絕對多數。耶穌在十字架

上時也是這樣。

教宗的話一針見血：量化與價值不能相提並論，數字並不能說明一切，那麼要用什麼來衡量呢？價值的特点是深度和真實性，宗教使人脫胎換骨，當我們變成真正的基督徒時，每一個教友可抵十個、百個、千個。

宗教交談對不同信仰的人們表示尊重和友誼。後者雖未信基督，但可能因交談而增加了對基督信仰的瞭解，而能消除成見。在握手、擁抱及共同祈禱的場所，大家都成了兄弟姐妹。二方或多方還存在自己的信仰內，但這個信仰已因交談而被擴張。這就是福傳。宗教交談確實在擴大天主信仰的內涵。而這些朋友因交談而想進一步認識我們的信仰，我們迎之唯恐不及，也會協助他走上慕道之路。

由於這樣的信念，我們知道宗教交談與福傳間沒有矛盾，反而可成福傳的濫觴。

下面我要引用一首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公青在晚禱後會高聲詠唱的歌。這些青年渴望跟隨基督，在「質」方面準備好去從事「新福傳」：

起來，起來，公教青年，
我們手牽手跑向前；
起來，起來，公教青年，
手牽手勇往直前。

基督的愛是指南，也是光線，
基督的愛是指南，也是光線，
它照耀著永遠的、燦爛的、平安的一面。
基督的愛是真理，也是寶劍，

基督的愛是真理，也是寶劍，
 它要驅除醜惡的、虛偽的、害人的鬼臉。

公教青年是基督的子民，
 公教青年是基督的小兵，
 爭取、爭取、爭取真正的和平，
 和平的旗子在愛中才能前進。

起來，起來，公教青年，
 我們手牽手跑向前；
 起來，起來，公教青年，
 手牽手勇往直前。

基督的愛是力量，也是志願，
 基督的愛是力量，也是志願，
 它要建設全面的、和平的、美麗的樂園。

起來起來，公教青年。

（《聖歌薈萃》，頁 154，朱希聖作）

又及：該文提及「數字的迷思」，
 就是台灣的福傳做了一甲子，人數有減無
 增，乃憂心忡忡，認為福傳失敗。以為領
 洗的量代表福傳的效果。其實，誠如我友
 所說：「一入耳根，永為道種」。有關信
 仰的話，即使只聽一次，也不會浪費。它
 像種子一樣種入心田，有一天會開花結
 果：領洗、願洗都可能發生。僅給他講道
 的那位不知而已。這就是「一人播種，另
 一人收割」之意思。反正，領洗的數字不
 足以代表牧靈所有的成果。☁



出版 Q & A

Q：去書店逛的時候感覺書好多 — 臺灣出書量是不是很大呢？

A：沒錯。根據國際出版商協會（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2017 年公布，
 以百萬人口計算人均新書出書量，臺灣僅次於英國，跟斯洛維尼亞並列第二。由於
 出版業不景氣，根據國家圖書館公布，2020 年臺灣出版新書 35,041 種，創 20 年
 來的低點，已經是連續三年萎縮，年出版量超過一百種以上的出版社也從 51 家減
 少到 45 家。日本每年出版新書約莫十四萬種，南韓約莫六萬種，中國和美國出書
 量分居世界一、二名，每年出版新書約四十萬及二十幾萬。（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表 1 台灣申請 ISBN 圖書種數——依出版類型統計

機構類型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一般出版社	34,134 (87.96%)	36,052 (89.23%)	34,919 (89.27%)	32,652 (88.70%)	30,670 (87.53%)
政府機構	3,644 (9.39%)	3,376 (8.36%)	3,186 (8.15%)	3,070 (8.34%)	3,290 (9.39%)
個人	1,029 (2.65%)	973 (2.41%)	1,009 (2.58%)	1,088 (2.96%)	1,081 (3.08%)
總計	38,807	40,401	39,114	36,810	35,041

（資料來源：國家圖書館）

文字是生命的力度

◆王安當 神父 (主徒會士)

我從十三歲開始寫作投稿。那時候還是爬格子的時代，也就是用筆在稿子上寫作。最初寫作的經驗裡，其實就是一種個人的喜好，也就是個人喜歡透過書寫的方式表達自己的一些想法。尤其在那個年代裡，寫信交筆友是很普遍的事，所以以文會友就成了生活裡的一部分，而因此寫作就成了生命裡的一個細胞，難以從生活裡消失。

曾經也有人問我關於寫作的興趣。實際上，寫作為我而言也是個人在思想上的一種整理和整合。文字能夠有條理、有系統、甚至可以使自己更為認識自己。每一回在面對不同的課題時，總是喜歡以文字記下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感受。在經過整理思緒後，就在文字的表達中，也發掘自己對不同事情的認識。說到來，寫作是生命的藝術，是一個生命的成長養分，因為就在文字中自己也從中成長了。

直至到了台灣修道院唸書後，更有機會去認識寫作的不同格式或者各種不同的種類。尤其在唸書的時候，學習去發揮

和表達對固定課題的想法。當然，神聖的學府是人生邁入世界的軌道，要學習的除了認識新的知識外，更有系統的學術觀點表達成了在寫作方面的突破。我想，就在那個時段裡就是一個能夠進一步對社區、團體、教會等等，在不同課題上提供有使命感、責任感的想法時刻。學術的訓練，尤其透過寫報告、寫論文等，把我引到一個最新的人生態度裡去。

我的母親知道我喜歡寫作。我也曾在馬來西亞一些報章上發表過文章。母親曾問為何喜歡寫作，我只簡單答說：「那是一種交流。」對，寫作其實也就是一種交流。能夠把自己的思緒和想法，透過文字告訴對方，並在對方的回應中掌握了訊息的不同角度，我的心得是，若不是學得，便是收穫了。

在寫作的歲月裡，大多數的文章都在教會裡發表。我想這是基於個人一直都在教會的氛圍裡生活，所接觸的對象，還有服務的單位都是基督徒。所以，文字福傳就這樣跟我結緣了。說實在的，在教會裡

寫作的經驗裡，摻雜著不同的心情。或許是與寫作的對象和要表達的立場有關係。不過，我還是知道無論是怎麼樣的心境去寫作，最終最大的收穫依然是自己，自己也是自己的讀者，也是作者。因此，寫作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教會裡需要更多不同的聲音來引領世界走向天主。文字雖然沒有音量，卻是音量的力度。教會的文字福傳使命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把天主聖神帶來的各種不同的果實，以文字傳給各世代的人。

然而，如今教會需要更多的文字福傳人員。我一直堅持文字的寫作，尤其是教會的文字福傳工作。不過，今日的時代裡，科技改變了人的讀書風氣。同樣的，在教會裡喜愛閱讀公教刊物的基督徒似乎一直在減少。這同時也帶來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教會裡寫作的人也正在減少中。曾經有一位朋友說，寫作是一件很枯燥的喜好。他不能理解我對寫作的熱愛，總是在

我的熱火裡澆灌冷水。而我也對他說，寫作不是枯燥的問題，是深度的問題。因為寫作是穿越時空見真情的個人成長的經驗，誰都無法從文字裡取走作者的靈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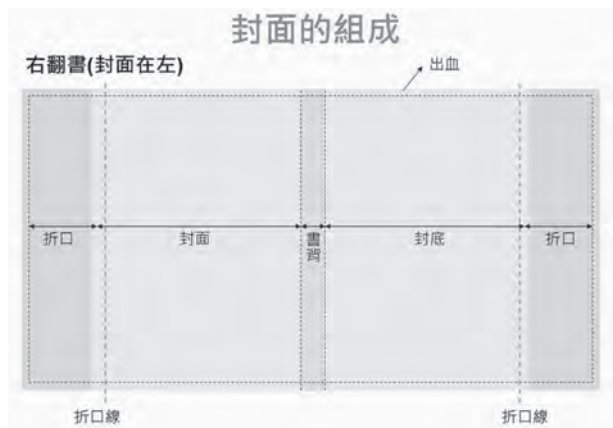
不知不覺中，從爬格子的時代來到了在電腦鍵盤上寫作的時代，也有三十來年的歲月了。在科技時代的教會寫作使命會因為時代的進步而停止嗎？答案是不。因為文字一直以來都是生命力度的彰顯。



出版 Q & A

Q：書的封面長怎樣？

A：書封面的結構圖如圖示，請注意，左上角有寫「右翻書」，這個是考驗編輯的基本功。雖然大家都知道書有左翻（西翻）跟右翻（中翻）兩種，新手編輯還是有忘了這回事的時候，主編或總編輯在檢查時看到做錯的封面，會露出想打人的表情。（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信仰題材與讀者零距離的福傳使命

◆ 徐仲秋（大是文化發行人 & 星火文化總編輯）

非常感謝恆毅雙月刊邀請，分享自己的經驗。以下是個比較窄範圍的文字福傳，說的是出版書籍。

我想很多人會納悶，為什麼教會出版社的書在一般書店很難看見？教會出版社出很多書，為什麼不鋪到書店去，接觸更多讀者呢？這問題不只是天主教會的出版品會遇到，新教的出版社也差不多。我揣測，新教的因應之道是廣設書店，讓教友可以就近在自己的教會附近買到靈修書籍。我自己進入這樣一個市場之後發現，關鍵在於基督信仰這個領域很難做出暢銷書，當書的銷售動得很慢，就越來越難得到好的陳列，然後是惡性循環，最後是消失在大眾眼前。

另外一個不可忽視原因是：基督宗教信仰的書多半是對著基督徒說話，而不是對著一般大眾說話，一般讀者即便看到了，很快便得到了「與我無關」的結論，然後便飄走了。以信仰內涵為題材的暢銷書不是沒有，卻是鳳毛麟角，幾年看不到一本，像是日本修女渡邊和子寫的《在落

地之處開花》，更早的有《僕人》，再早一些有李家同校長的《讓高牆倒下吧》。若有漏提到的，希望讀者 email 告訴我（掃描文末 QR Code），給我指教。

在這種硬土是要如何播下文字福傳的種子？我沒有什麼成功經驗可以分享，倒是可以分享什麼行不通。

在星火文化的出版品中，加爾默羅靈修系列內容最難懂，但這個書系的銷售最不讓我頭疼，因為里安修女這十幾年不只是翻譯《聖女大德蘭自傳》、《聖女大德蘭的靈心城堡》等十幾本書，還培養了數十個聖衣天使，在臺灣各地開展讀書會，她 2018 年因病去世後，由同修會的陳新偉神父接棒，風塵僕僕地各處講書。

我發現，星火的書還是需要人和團體來傳，還沒辦法單單靠在書店擺著就動起來，這和我想要打入書店的理想其實有段距離。那麼要怎麼繼續下去呢？第一，要改進我說明書的能力，我在星火的工作上遇到最大的挫折不是書賣不好，而是我的同事說看不懂我寫的「書卡」（就是在網

路書店上看到的書籍簡介，編輯會努力寫得活色生香，讓人看了就想要買）。星火是託付給我自己的「世俗出版社」一大是文化去跟通路溝通，他們拿著我寫的「書卡」，去把書的內容說給誠品、金石堂、博客來、墊腳石和 MOMO（你沒看錯！這個通路超能賣書的!!!）的採購聽，他們再決定要下幾本的量。我一直沒辦法讓同事懂我編輯的書，這點很痛苦，如果你擅長用通俗直白的話語跟人解說基督信仰，你一定要好好發揮。

第二個我想突破的是作者和題材。如果有更多的本土作者，對文字福傳絕對是必要的種子。現在不管是什麼領域，如果是本國作者寫的，暢銷的可能性大增。我已經幫西班牙出生的臺灣聖經學大師穆宏志神父出了四本書，為旅居日本的臺灣繪本作家許書寧出了兩本書，如果有更多人來寫，必定可以擴大天主教出版的聲量。出版的題材也必須再突破，我試了一些，把旅行視為一個向社會大眾介紹信仰的突破口，出版了陳墾寫的《一個人的Camino》。但是限於人力資金，還有很

多可以嘗試的題材在等待機會。

如果想編輯文字福傳的書，進入教會的出版社是一條明確的路徑，還有其他途徑，除了我參與的星火文化，北與南出版社、主流出版社都是這十幾年間我的新創出版社，專門出版基督宗教相關主題。文字福傳的可能性也許是在綜合型出版社，做到有選書權的主編或總編，選取符合福音價值的書籍。

我原本是在媒體報導國際新聞，在十八年前得到一個絕好的機會，進入城邦出版集團，負責成立一個專門出版基督宗教相關出版品的事業單位，名叫啟示出版，三年後我離開城邦，啟示交由商周出版總經理彭之琬接手，她是很優秀、也比我資深的出版人，近日引起轟動的保拉姆姆自傳《那盞小紅燈》即是由她親自操刀。（還沒看的，趕緊找一本來看就對了！）

離職後，我的編輯人生進入第二個階段：創業。當時我的出版前輩蘇拾平先生離開城邦集團二度創業，創立了大雁出版基地，這個平台讓編輯可以專心編書，把財務、業務、行銷等事情



都「委外」，大是文化一開始是以商業書為主軸，畢竟我在商業媒體工作十幾年，對於這個領域還是比較有把握一些。

在啟示出版時，跟加爾默羅會的里安修女合作了第一本書，作者是日本加爾默羅會靈修大師奧村一郎，這是星火文化發軔的契機。因為有那一次的合作，里安修女想要翻譯該會會母大德蘭及會父十字若望兩位靈修大師的著作，她想要找出版社來協助她。我不知道這些著作有多難懂，也許就是因為不懂，才敢接下這個工作。可是我當時沒錢，我向十幾個基督生活團的朋友募款，感謝他們認同這個理想，甚至幫我向其他的朋友開口，於是在 2009 年成立了星火文化，從《聖女大德蘭自傳》開始了第二次嘗試。

這一次，星火文化從 2009 年到 2016 年撐了八年。雖然失敗了，但是比上次多撐了五年。

然後是第三次的嘗試：成立一家新的出版社一任性出版，讓星火變成跟任性共用資源的品牌，用任性出版的書來養星火文化的書。這次應該會撐更久一些，因為任性的書動得比較快，星火的書動得慢。如果想以出版作為文字福傳的管道，這個方法應該是比較行得通。在星火的資金快用完之際，許多股東表達願意再增資協助星火繼續下去的意願，我十分感謝他們的體諒與支持，但是我不願意用捐款的精神來做出版，因為我要秉持初衷，找到一條能讓基督宗教出版可以走下去的方向。希望在我有生之日，能找到更明確的方法，

去達成當初承諾星火股東的理想—讓讀者可以在書店看到更多基督宗教的讀物。更歡迎恆毅讀者來信指教，討論出版和文字福傳。☁



出版 Q & A

Q：為什麼書變這麼貴？

A：書的訂價在近五年越來越高，有個原因是紙張價格持續上漲，但書會越來越貴，很大的理由是閱讀分眾化。曾經，大家都讀瓊瑤、金庸、張曼娟、吳淡如、劉墉……那個時代過去了。分眾的好處是愛書人的花園百花齊放，壞處是少了超級暢銷書，出版變得很辛苦。二十年前，暢銷書以百萬起跳，十年前喊到五十萬。現在的年度暢銷書很可能銷量在五萬上下。當書的起印量每況愈下，超過一半以上的書「重版出來」（日文漢字，即再版）遙遙無期，提高售價，是出版業沒辦法跟讀者說清楚講明白的苦衷。

（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台灣原住民的文字福傳

◆ 何萬福 神父 (道明會士)

天主教在台灣的福音傳播史大概分三個時期。第一時期：道明會第一次來台傳福音（西元 1626—1642 年，大約 16 年，明朝）；第二時期：道明會第二次來台傳福音（1859—1949 年，大約 90 年；清朝—日據時代—民國時期）；第三時期：台灣天主教重大轉變期（1949 年至今）。這三個時期，也牽繫著台灣原住民族的命運與生活。也可以說，台灣天

主教傳教史，很大的一部分，其實就是台灣原住民的傳教史。而各時期來台的傳教士，其福傳使命，除了堅定的天主信仰、深刻的信仰知識和熱切的福傳精神，還有很重要的福傳工具，就是當地的語言和文字。在台灣福傳的這四百年來，這些外籍傳教士們在這樣完全陌生的國度，如何將天主的福音在本地傳揚，這是非常有趣也重要的課題。



台灣福傳的第一時期：1626 年道明會遠東區會長馬志烈神父帶著道明會西班牙的會士們（四位神父和一位修士），乘隨著十二艘西班牙的軍船，由菲律賓馬尼拉出發，經台灣東岸到達台灣北部基隆。他們六人在「布寮」（現基隆的三貂角）上岸，並命名此地為「聖雅各伯島」（St. Diago），此後也在該島蓋起了「救世主堡」（Castle of Savior）。之後也在基隆的和平島蓋了聖三堂，進入了基隆、金山和淡水等北部沿岸地區。

此時已經有許多中國大陸沿海地區的漢人（閩南地區）移民至台灣，在台灣北部已見許多漢人與原住民混居的聚落，但還是以當地原住民為主的社會結構。所以在基隆地區，主要是向原住民傳福音，此地區為凱達格蘭族（Ketagalan），分佈以台北盆地為主，東起三貂社，經北海岸的基隆、社寮、金包里，沿大屯山至淡水河口，南達桃園。當時傳教士們當然也為閩南族群福傳。傳教士們先在基隆為原住民建了「諸聖堂」（Todos los Santos），它應該是台灣的第一座天主堂，也是台灣原住民的第一座教堂。後來也為閩南人建了「巴里安堂」（Parian）。

由於當時的馬志烈會長曾在福建傳教，精通閩南語，有利於當時的福傳，可見得當時坊間原住民和漢人溝通的語言可能已經以閩南語為主。這十六年間跟著馬志烈會長來的益基伯神父已編著了《原住民語基督的聖蹟》及《原住民語辭典》，開創了台灣原住民語文傳福音的先

鋒，也寫了《台灣東部地名表》等珍貴的著作。之後跟著來傳教的道明會遠東區副省會長克律神父也編著了《原住民語公教要理》、《原住民語文法》等珍貴的資料。因原住民語沒有書寫文字，所以傳教士們以羅馬拼音紀錄和書寫。因此，當時許多聚落族人備受感召，信友也快速增多。據說到 1642 年，當荷蘭軍隊驅離西班牙傳教士時，台灣已約有教友四千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原住民。從 1642 年西班牙傳教士被驅離台灣一直到 1859 年將近二百二十年的歲月，因台灣本島無牧人照顧，台灣教會逐漸終告消失。

第二時期指的是 1859 年至 1949 年，長達大約 90 年之久。此期台灣經歷清朝統治、日據時期和民國時期。1858 年清朝咸豐八年，因天津條約解禁，滿清政府准許外籍傳教士前往台灣傳福音。道明會西班牙玫瑰省再次派遣會士郭德剛、洪保祿兩位神父來台傳福音，於 1859 年 5 月 10 日由廈門坐船抵達打狗（現今高雄），之後郭德剛神父買下高雄前金地段（今日五福路三段）創建玫瑰聖母堂（現高雄主教座堂），福音在台灣再次開始發展。

於 1861 年（清朝咸豐 11 年）郭德剛神父前往屏東萬金村傳教，並於 1870 年 12 月 8 日萬金無玷聖母聖殿落成，為台灣現今最古老的教堂。而屏東萬金村為原住民馬卡道平埔族人，但這時因幾乎已漢化，溝通全以閩南語為主。此時道明會曾自設印刷廠，出版中文、羅馬拼音的閩南語祈禱經、要理問答書和各種傳道書刊。

在日據時代，前往原住民地區福傳工作也受重重關卡，在此時期專為原住民福傳的文字語言工作應是較為缺乏。

第三時期 1949 年至今，是台灣教會重大轉變的時期。1949 年國民政府敗退來台，許多曾在中國大陸的神職人員與修會人士大批來台（外籍及國籍都有），注入台灣一番新的氣息。此時展開了新階段的福傳工作、創辦學校、醫療慈善事業及普施美援的救濟品。初期男女修會及各教區也都積極培育及推動大量的本地福傳員，這些都是當時台灣天主教會興旺的原因。

1949 年至 1970 年這 20 年間是台灣教會的高峰期，也在這時期，台灣原住民大批皈依基督宗教。1963 年台灣教省正式劃分為七個教區。原住民地區的教堂，幾乎為各個修會所牧養。也在 1960 年開始發展本地原住民司鐸聖召與修女，逐漸有了男女青年回應聖召。教會也曾舉辦為期兩年的傳教學校，培育本地的福傳師，協助在原住民地區的神父們傳福音。

因著神父與當地的福傳師一起合作，翻譯或編寫當地的禮儀本，翻譯各族語的聖經，由此奠基福音本地化的基礎，在原住民的堂區是最能呈現台灣福音本地化的果實與典範。也因著這些所翻譯或編寫當地的禮儀本，翻譯各族語的聖經，使得許多的原住民語與文化得以保存，許多的文化學者或人類學者也是透過在原住民地區傳教的外籍神父們的著述，而得以研究。

但好景不常，1970 年開始，台灣教

務開始停滯發展，其中當然有很多的因素。對於原住民的文字福傳方面，除了早期神父們所留下的各族語聖經、禮儀和彌撒本，現就僅存輔仁神學院原住民神學研究中心所出版的神學牧靈年刊《原牧》，其它還是很缺乏正式或系統性的文字福傳的資料，這也是台灣原住民教會需要再次檢討的課題。

台灣原住民教友幾乎佔台灣教友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原住民族有著他們的語言、風俗習慣與豐富的文化傳統，教會應藉著原住民豐富的人文智慧，發揮原住民的天賦，進而豐富教會生命共融的展現。尤其在前輩們所奠基的基礎下，繼續鼓勵原住民教會依循教會福音本土化的原則，繼續深耕，尤其在文字與語言的福傳與研究上，給予台灣教會開拓邁向真理的新途徑。☁️



出版 Q & A

Q：為什麼書的總頁數常常是 32 的倍數？為什麼不是要幾頁就幾頁呢？

A：如果讀者想過這個問題，真是有慧根。原因很簡單，為了不要耗費錢去裁掉紙張。所以把超過 32 頁倍數多一點點的內容刪掉，或是把合台（就是 32 的倍數）空白頁減到最少，都是必要的工作。（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成為他人的一支筆

◆ 許惠芳（基督生活團員）

新學期即將開始，穆宏志神父為神學院開學而準備的一份講稿熱騰騰的完成了。題目是「聖博敏與《聖經》」，八千多字。為了協助他趕這份稿件，我這兩週每天下班，煮完晚餐後就坐上書桌整理文字，還包括一整個週末。有幾餐為了節省煮食時間，乾脆買著吃，孩子知道我在趕稿，完全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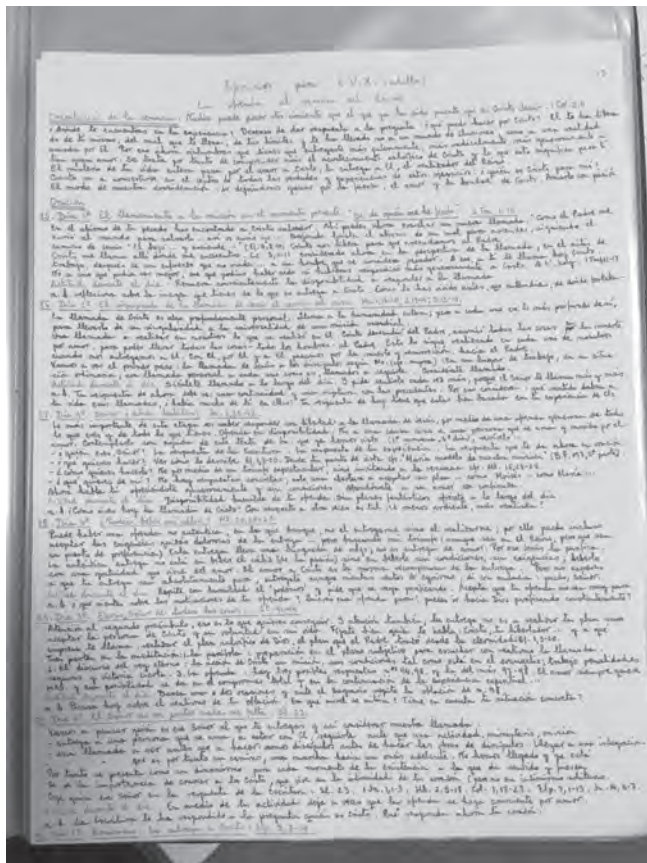
我想說的是，我喜歡，我很喜歡為神父整理講稿。文章將會登在神學論集上。這也讓我感到榮幸。我不是神學家，這輩子都不會是，但我是穆神父——在神學院教了一輩子《聖經》學的教授，他的一支筆。我不是為神父寫成最多文字的那支筆，也不是文筆最好的那支筆。但我是神父用最久，也最方便使用的那支筆。算一下，有四十年了吧！

悸動

四十年前，我剛從學校畢業。神父因為帶領幾位社青開始做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因而需要中文材料。所以他約了三位年輕人協助他寫操練的題材，我是其中一位。

我們邊做神操，邊協助神父將他的西班牙文內容變成中文內容。從夏天開始，足足寫了快一年。當時，每週的日常生活神操成了真正的我日用糧。因為這個「糧」需要幾個人和聖神合作才能產出，我們也有斷糧的可能，所以非常珍惜手上可以充飢的份量，每天細嚼慢嚥。神父教我們每天至少 40-60 分鐘個人祈禱，每晚做當日的省察，而每次祈禱後也要做祈禱回顧，記下祈禱中的變化。除了我們三位協助神父寫出中文的人，還有團體裡的其他成員一起進行神操。每人每週要和輔導神師見面一次，談談這週的祈禱情形。

神父用西班牙文手寫的操練材料和解說內文，只一張 A4 紙張大，小小的字體，一列一列非常整齊、乾乾淨淨；沒有塗鴉，也沒有劃圈劃線。看來，這是神父整理過的手稿。我們一對一和神父工作，他解釋材料內文，我們用中文寫下他的意思，再潤飾成符合中文的表達形式。當時我不曾選讀過神學，也還沒上過《聖經》課。相關《聖經》的概念和標準寫法都是一邊寫，神父一邊教。雖說是為神父編寫



是為神父整理若望著作導論。嗯！就是一整個的覺得自己渺小。在天主面前，當然是渺小；在學術面前，一定是渺小；在神父的教學努力面前，也是渺小。很多時候，我真的不懂神父說的這個情況，他總是耐著性子解釋，為了讓我可以中文正確的表達。但是，這耗時費力，畢竟不是一篇文章而已，而是兩冊的書，我深感挫折。

有時，對神父安排的表達順序或內容無法理解，我不禁會想，是因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嗎？是因為不同語言語法的差異嗎？是因為我不懂神學的關係嗎？是因為我沒有受過足夠的哲學訓練嗎？是因為材料本身歷史時空的關係嗎？是因為《聖經》學本身的安排嗎？是因為我是女人嗎？

我面對這一切有相當大的困難和距離，一般華人如果不透過中文，大多數的教友無法直接接近神學殿堂，無法開啟更

中文神操材料，但是這個獨屬於我的家教科課程，讓我滿心喜樂。對天主的愛也有了長足的進步。這份材料後來出版為《日常生活中的神操》共三冊。

渺小

大兒子出生之後，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開始選讀神學和宗教學的課程。在離開學校將近十年之後，重新坐在教室的感覺真的讓我開心極了。三年後，我留在神學院工作，一邊協助行政，一邊幫忙外籍神父寫一些課程要用的材料。加拿大籍、美國籍、西班牙籍，都陸續接觸過。最後則

多人對神學研究的興趣。雖然信仰不必然要透過學問，但是天主創造了我們這麼精細的頭腦和理性，哪能停止追求天主的偉大與美善！教會的寶庫多麼豐富，怎能不傳承！這位外籍神父，正努力的將他所學的神學與《聖經》知識中文化，而我，是他的一支筆。無論如何，我求天主讓我能稱職的做好這件事。這一年的工作成果出版成書，就是《若望著作導論》上下冊。

渴望

神父除了教書之外，用課餘時間輔導基督生活團。這是一個世界性的教友團體，所使用的靈修方式是聖依納爵靈修。有一次團員們主動提議要深入了解聖依納爵靈修，於是安排了行事曆，每次聚會由團員尋找相關材料，向大家報告，一起研究分享。但實際做著做著，實在太困難

了，每次都要神父講解許多我們不懂的細節。神父的講授愈來愈多後，我們開始錄音，我覺得這些內容太寶貴了，非常渴望透過這個靈修方法更加接近主，所以開始整理錄音檔。啊！怎麼說那段時光呢？就是一整個的疲累，卻又不肯放棄。

工作一天之後，緊接著完成家事，再照看三個孩子各自做功課後，我就坐到書桌前，聽著神父的錄音檔，對照著聖依納爵自述小傳、神操、《聖經》等等相關書籍，再度恢復做一支筆的生活。這時期，眼前的電腦和書籍會出現重疊的字影了，我工作時需要眼鏡才行。

現場講述和轉化為文字的表達是不一樣的。在我寫了幾篇給神父過目之後，神父決定正式的寫書，於是又開始了我像過去一對一家教式的寫稿課程。這些稿件



後來出版成書，就是《行動就是祈禱—跟隨耶穌會會祖聖依納爵，看清天主的旨意》。

在寫稿的過程中，一直有些狀況令我困擾。因為我並未接受過文學訓練，沒有研究過中文文法與修辭。第一個困難是口語和文字表達在用字遣辭上的不同。我除了無法用漂亮的文字表達之外，還很掙扎一件事，那就是我常傾向保留神父特有的表達語句和順序。就算神父寫下了每個主題的大綱，向我個別講解授課，他仍是非常口語化的。

我保留了神父特有的口語。所有和神父接觸過，被他帶著做了一年日常生活神操的人，都可以很快的認出他表達時特有的語氣。但一般的讀者讀起來可能會有點不滿意，因為不是很漂亮的中文。例如，有一次他表達以色列民族在身分上的改變。用的一句話是：「他們離開了一個結結巴巴的民族，變成一個司祭的王國，一個祝聖的王國」。這句話很難懂，因為包含了以色列的歷史和被天主救贖的過程，引用了許多的聖經章節。我就沒有改變這個句子，但閱讀起來有點不通順。第二個困難是，我一直試著簡化某些表達的詞句，或使用整齊的標題，因為神父總是用了包含多個意思在內的短句，我無法簡化它。

這是因為我的神學功力不夠嗎？或說是西方教育訓練加上神學底蘊的原故？神父為某些段落下的標題含有重要的涵義在裡面，我無法修改，也不能簡化。所以，

只是讀中文，有點不好理解。

這份書稿，前後進行了三年。神父和我用的都是下班後的業餘時間。這不是教科書，是為想更深入了解聖依納爵神修的人而寫的。我仍努力的做一支忠實的筆、一支業餘的筆，而寫作的過程也給我數不盡的滋養。我和聖依納爵擁有的教會資產是一樣的。聖事生活，《聖經》經文，教會傳統……，他可以透過這些與天主來往，天主也回應了他。我們每個人也可以。我渴望向天主奉獻所有。

眼神

神父的眼睛是綠褐色的，他在講解到比較深入的內涵時，眼睛會發亮，嘴角上提、眉角也跟著上揚，而我會被帶到不同的時空去，理解那從未想像過的事。有一次講到一位 16 世紀後半葉，同樣是教授《聖經》和文學的西班牙籍神父—Fray Luis de Leon O. S. A.。這位教授很受學生喜愛而被人嫉妒，後來因為私下用西班牙文翻譯了雅歌給教友閱讀而被他人告到教會高層。當時，《聖經》譯文只能是拉丁文，他枉坐了幾年牢獄。不過，被釋放出來後，他回到教室上的第一堂課的第一句話是：「我們上次上到哪裡了？」

穆神父講到這裡時，眼眶泛紅，聲音變了。從以前到現在，他在給我講解稿件時，情緒幾乎沒甚麼波動，直到這次，且是很深刻的一次。同樣身為神學院的《聖經》學教授，他深深的體會到 Fray Luis de Leon O. S. A. 神父的心情。就那麼一秒鐘，

神父立刻又收起了他的情緒，只留下我在心中對這兩位老師默默地致敬。

回甘

一年中總有幾個月出現第五個週六，神父在這樣的機會和我們約定一起進行月省。這次遇到聖母蒙召升天節，神父為我們講了一條有關聖母的信理，我整理成文字。暑假快過去了，神父緊鑼密鼓的準備著開學的教材，其中有一份講稿是聖博敏與《聖經》，神父邀我整理，當然好。

我以為，我已為神父寫過許多稿子，不成問題的。沒想到，這份稿件讓我再次進入《聖經》學的堂奧，深受啟發。神父比較了三位不同時期的神學家，他們不同的詮釋風格、不同的方法，讓讀者看到《聖經》學研究的進展。我這麼一位二十一世紀的現代女性，跨越時空看見了聖奧斯定的講道風格，看見了聖博敏的演講天份，更看見了神父在羅馬《聖經》學院求學時的《聖經》學教授用現代的《聖經》學詮釋方法解釋聖詠。這份講稿在時間上跨越了幾個世紀，在深度上也從古代神話概念講到現代的文學分析。連聖詠的篇號，都考究一番。我看神父桌上擺滿了參考書：希伯來文的、希臘文的、拉丁文的、中文的、西班牙文的、好像還有德文還是法文的。他的頭和背已經向右前方傾斜至少 15 度了。他常常一整天在辦公室工作到晚上九點多。

我和神父都是習慣用紙張閱讀和工作，我們面對面的工作，他一句一句的說

著、解釋著，而我一字一字的聽著、寫著。時光在歲月中流逝，情誼在工作中增長。神父堅守他的崗位超過 40 年，而我何其幸運啊！成為他的一支筆，為中文《聖經》教育留下幾頁講義，留下幾篇文章。重要的是留下一世的情份。這是他回應天主召叫的方式，是我獲得天主至愛的一個基地台。☁️



出版 Q & A

Q：怎樣找到閱讀的樂趣？

A：這問題只有自己知道。走一趟書店，逛逛，看到什麼，拿起來翻翻看。如果有哪類書讓你愛不釋手，那就是你的閱讀門，打開門，隨時享受閱讀的快樂。（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當「翼獅」遇到「劍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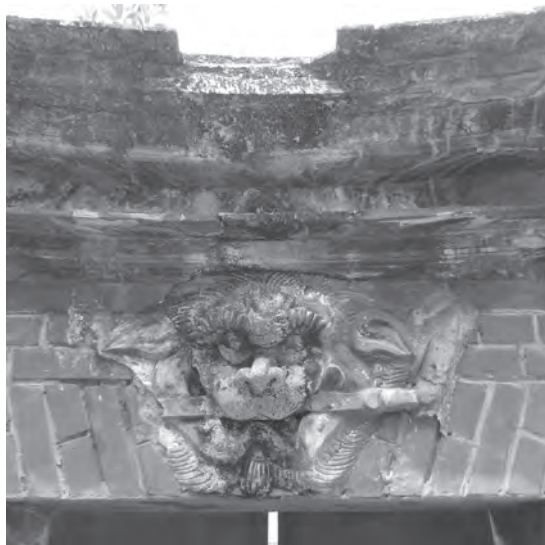
◆ 費格德 神父 (台南安平聖樂倫天主堂本堂)

安平屬沙洲地形三面環海，又稱為一鯤鯓，是早期台灣人口聚集的地方，也是鄭荷時期的主要港口。後來，因來往做生意的人多，人稠地狹又缺乏完善的規劃，以至於街道窄小，產生了風水上的忌諱。所以，當地居民裝飾了許多關邪之物為破解此忌諱，常見於住宅、街道、巷弄之間，其中最具有特色的就是「劍獅」。從明鄭時期、清朝到日據時代，幾乎家家戶戶門簷、照壁牆上、路衝、轉角等處都有劍獅圖騰，名勝古蹟中，「安平劍獅」的名號亦非常響亮。牠代表圖騰文化的傳承，也是當地民間信仰的特色，扮演著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守護者角色。安平區公所為保存「劍獅」文化資產，於2013年首度推出「劍獅保育員」的工

作，以每月五萬元的薪資招聘專員一年，進行拍照存檔與詳細紀錄現況。藉此普查來維護區內所有的劍獅，以延續傳統文化的特色文物。

根據民俗傳統的概念，獅本是祥瑞

之獸，每逢佳節慶典必有舞獅表演。此乃象徵趨吉闢邪、討吉祥之意，由早期渡海來安平之先民傳承延續下來。然而，不論是安平劍獅或金門風獅爺，外在形象雖有所不同，但逢凶化吉、守護祈福之意卻堅定不變。另一緣起於鄭成功的軍隊，



為增強防禦力，在盾牌外加上鐵板，同時在中心鑄造猛獅形象以示威嚴。意想不到的是，當軍隊操練結束之後，兵士隨手把獅面盾牌靠在牆邊，把劍掛在獅面盾牌上，乍看之下有如獅子咬劍一般，成為今

日安平劍獅的基本圖案。還有一個說法是因安平為清朝水師駐紮之地，每當官兵返家時將盾牌和劍懸掛在門口，宵小就知道此乃官兵的住所，便不敢造次。於是居民紛紛模仿這個做法以保平安，劍與獅遂漸漸合而為一個圖案，成為今日響叮噹的「安平劍獅」。

安平自荷蘭人起，基督宗教之洋流與本地民俗文化互動密切，常有不謀而合令人驚豔之處。安平聖樂倫天主堂於1956年開教，地理位置在舊部落西南角，東面為安平古堡、天后宮，南面為烏特勒茲堡、貴雅山墓園，西面有乾隆海堤與安平小砲台，北面有西龍殿、王城西舊部落。在教堂東北側有一民宅毗鄰而居成為厝邊結緣，因年代久遠被區公所列入歷

史建築保護。宅第門前有一現代化的劍獅，牆體以紅磚砌造洗石子塑成，呈現出不同於粉牆彩繪或雕塑上色的傳統方式。區公所立解說牌，名為：「捲毛劍獅·阿督仔劍獅¹」；特色：髮捲如浪、雙眼如碧、鼻尖如鷹、獨樹一格的外型使得捲毛劍獅贏得「阿督仔劍獅」的別號，也成為閩風民俗環伺下安平劍獅潮流中的另類「洋流」。根據該戶主人自述出海經商時，曾去過希臘當地美麗的天主教聖母堂²，因而有了型塑一個與眾不同的想法。不論是捲毛劍獅，或是阿督仔劍獅，其特色就是以西方人的捲髮、碧眼和大鼻子，呈現出一擬人化的咬劍獅子，不同流俗別出新裁。

聖史馬爾谷的標誌是「獅子」：「曠



野中有呼號者（獅子）的聲音。」（谷一3）藝術家將馬爾谷比做咆哮的獅子，意即宣告「天國臨近了」的好消息，因為耶穌將為我們帶來救恩。所以，我們廣為宣傳稱牠為「平安劍獅」，意指帶給大家平安的喜訊。今日，當翼獅的吼聲與劍獅相遇的時候，安平劍獅的反應如何呢？會有碰撞或衝擊嗎？還是融入或見證呢？不妨先來認識一下福音聖史馬爾谷。

聖保祿在哥羅森人書提及馬爾谷是巴爾納伯 Barnabas 的表弟（四 10），在弟茂德後書（四 11）、費肋孟書（24）、伯多祿前書（五 13）也提及馬爾谷。伯多祿稱他為「我兒」，或許他是在伯多祿手裡受洗的。宗徒大事錄中所提到的若望、號稱馬爾谷的若望、都是同一個馬爾谷（十二 25；十三 5, 13；十五 37-39）。馬爾谷的母親名叫瑪利亞（宗十二 12）於出生後不久，全家移居到巴勒斯坦的迦納。根據埃及天主教科普特教會（Coptic Catholic Church）的傳統，馬爾谷出生在北非利比亞或突尼西亞的基勒乃，就是在苦路第五處，幫助耶穌背負十字架的西滿，就是基勒乃人（谷十五 21）。埃及東方教會（Coptic Orthodox Church）認為馬爾谷是七十二使徒之一。（路十 1）馬爾谷的父親是伯多祿妻子的親戚，去世後被收容並給他受希臘教育。母親瑪利亞，據說就是跟隨耶穌，並且在經濟方面支持耶穌團隊的婦女之一。另一個說法是，馬爾谷是迦納婚宴上的侍者之一，見證了耶穌把水變成酒的奇蹟，也見證了耶穌在巴

勒斯坦傳教的事蹟。

馬爾谷福音記載：「耶穌在山園祈禱後，……門徒們都撇下祂逃跑了。那時，有一個少年人赤身披著一塊麻布，……但他撇下麻布，赤著身逃走了。」（谷十四 50-52）這少年人就是馬爾谷。宗徒大事錄記載：「天使進入監牢，救伯多祿出獄，伯多祿就往馬爾谷的母親瑪利亞的家去，在那裡有許多人聚集祈禱。」（宗十二 12-16）由此可見，馬爾谷家中的房間寬敞，生活相當富裕，一家人都很熱心。家中的大廳就是耶穌最後晚餐廳，也是聖神降臨的聚會所，以及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們的所在地，即是當時門徒們經常集會的地點之一。

馬爾谷福音內容記載明顯是根據伯多祿口述而來，特別是針對親眼目睹的事蹟、細節都有詳盡的報導。對伯多祿的事蹟他寫的比其它福音作者多，但很少提對伯多祿有光彩的事，反而對伯多祿的缺點卻描述得較為詳細。因此，《馬爾谷福音》也堪稱為《伯多祿福音》。福音成書於西元 55 - 60 年間，是四部福音中最簡短的一部，只有十六章。寫作對象是信奉基督的外邦人，特別是因伯多祿宣講而歸化的羅馬人。因為他很少引用舊約的預言，對耶穌的童年隻字未提，對耶穌的言論也很少記述。

馬爾谷約於主曆 48 年擔任埃及亞歷山大城的首任主教。主曆 54 年他跟隨伯多祿到羅馬，輾轉又到小亞細亞傳教，最後又回到羅馬。他和聖伯多祿的關係密

切，擔任翻譯員和隨員。伯多祿在書信中提到「巴比倫教會與我兒馬爾谷的問候」（伯前五 13）。巴比倫教會在埃及孟菲斯（Memphis），就是今日開羅附近的城鎮。主曆 68 年馬爾谷最後在非洲的亞歷山大城為主殉道。根據次經記載，馬爾谷是在亞歷山大城舉行彌撒慶祝復活節的時候，被埃及神教徒逮捕，用繩子套住他的頸項，讓馬拉著繩子在街道上拖拉兩天後，身體爆裂致死。異教徒要用火焚燒馬爾谷的遺體，但是，剎那間，暴風雨和冰雹齊降，異教徒驚慌失措，到處逃逸。最後，教友們得以把遺體安葬在聖堂裡。馬爾谷的聖髑有頭部和一些遺體，今日保留在埃及開羅的聖馬爾谷主教座堂，其他聖髑由亞歷山大教會移往義大利威尼斯的馬爾谷主教座堂。因此，威尼斯人奉聖馬爾谷為他們的主保，於 5 月 8 日慶祝他的瞻禮。他是法院律師的主保，也是埃及和威尼斯的主保。天主教則在 4 月 25 日慶祝他的瞻禮。

在基督信仰的藝術中，以長翅膀的獅子圖像代表聖史馬爾谷，源自於舊約中描繪四活物的傳統：「色辣芬侍立在他左右，各有六個翅膀：兩個蓋住臉，兩個蓋住腳，兩個用來飛翔。」（依六 2）因為翅膀可以象徵生命的復甦和起飛，並且歸向天主：「你們親自見了我怎樣對待了埃及人，怎樣好似鷹將你們背在翅膀上，將你們帶出來歸屬我。」（出十九 4）新約中默示錄記載：「第一個活物像獅子，……四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默四 7-8）象

徵朝拜天主、臣服於天主。四聖史宣講天國臨近了，成為記錄耶穌基督救恩的見證人。馬爾谷更強調向外邦人傳福音，並且搭以翼獅的形象進入福爾摩沙、安平，相信在經過時間的考驗之後，我們可以拭目以待，文化的碰撞將帶來融合，傳統相異的衝擊可以轉化成信仰的見證。意指以文化福傳的思維，努力促成翼獅與劍獅並行，展翼翱翔，同聲呼號：「天國臨近了」，將福音的喜訊帶給大家平安。☁

註釋

1. 「阿督仔劍獅」意指西洋人英挺鼻子的特徵，遂將此特徵以閩南語來稱呼西洋人。
2. 作者註：該戶主人可能在希臘的天主教堂內看見了聖馬爾谷的翼獅圖騰。



出版 Q & A

Q：網路上什麼都找得到，為什麼還要看書？

A：書不同於雜誌、不同於報紙，一開始書就是聚焦、有主題的創作。想想孔子、太史公司馬遷，想想《詩經》的編輯者，不管他們著作的內容是由編輯而成，或是每個字都是自己寫下來的，都是整合繁多知識的成果。內容一旦成為一部書，就有了獨立的生命，跟單篇出現的文章大不相同。它們會有更長的生命，影響更多的人。（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祈願聖言 e 卡， 福音遠傳無國界

耶穌升天前交待宗徒們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直到地極，為我作證人。」這也是耶穌給世世代代的基督徒的命令！

人一生應該不易到地極海角吧！？或是說應該沒有多少人可以到地極海角，那麼又怎麼能達到向一切受造物宣傳福音呢？

過去宗徒們和門徒們按著主的命令，到各處去宣講主耶穌，歷代的傳教士們在交通不便時，也就開始千辛萬苦的到不同的國家和地方，去傳播福音。

今日可好了，不僅交通方便，網路更通達四極八方，人到不了之處，文字可傳到啊！

今年大年初一到教堂參加彌撒時，與八十多歲的徐媽媽互道新年快樂。她謝謝我曾送她以燙金印刷的聖言書籤。

她說：過年在電視上看到許多人花很長的時間排幾公里遠的隊伍，去廟裡點光明燈與領錢母。徐媽媽就想到我給她的書籤上的文字：「那普照每人的真光，正

◆ 張納德（永泉牧民教義 & 禮儀研究中心）

在進入世界，凡接受他的，他給信他的人權能，好成為天主的子女，他滿溢恩寵和真理。」（參閱若一 9-14）

她說：「耶穌才是真光啊！耶穌已來到世上，我們到耶穌的寶座前多麼方便，不必花時間排隊，而且我們點亮的是普世真光啊！」我接著說：「是的，而且在耶穌裡有的是免費的真正錢母，我們有的恩寵，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阿肋路亞！」

哇！好欣賞徐媽媽臉上現出人生勝利組的表情，充滿對耶穌的信心、滿足與喜樂！讚美主！阿肋路亞！

也感謝主！經過徐媽媽肯定，鼓勵我的文字福傳工作。

是啊！「我們是特選的種族，王家的司祭，聖潔的國民，屬於主的民族，為叫我們宣揚那由黑暗中召叫我們，進入他奇妙之光者的榮耀。」（參閱伯前二 9）我們多麼有福！多麼榮幸啊！

在台北和新竹「永泉牧靈教義禮儀研究中心」四十多年中，我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作《永生之泉》學生與教師的主日學教理叢書，也編輯了《撥雲見日》，這是一本直接向外介紹天主教信仰的小冊子，以及關於靈修與祈禱的小書，例如《寬恕的禱詞》，《在聖神內尋求新生》……，還有一套甲乙丙三年的釋經員手冊，藉以帶領天主子民進入彌撒聖祭的堂奧。也作了禮儀用的《賀三納》歌本，它的特色是在大部份的歌曲前，加上了適合的聖言，那是選自我多年記下的聖言金句，可說是我的讀經成果……，另外還設計了各式節期的圖文卡片及聖經聖言的書籤。

有位永泉學員謝修女分享說：

我的父親是位傳統宗教的信仰者，我當了這麼多年的修女，一直都無法勸動他來教會，有一年過年回去看他老人家時，帶著張老師送給我們，要我們去福傳的卡片，我把印著戶籍記第六章 21 節的紅色

祝福卡：

「願上主祝福你，保護你；
願上主的慈顏光照你，仁慈待你。
願上主轉面垂顧你，賜你平安。」

給了老父親，沒想到父親看了這祝福詞，馬上心動的說：「這位會給祝福的神一定是好神，一定要信祂。」就這樣謝修女成功的把天主帶進她那有如堅固營壘牢不可破的家中。阿肋路亞！

讚美主！又再次肯定我的文字福傳工作。在這幾年看到不同的出版社也印了不同款式的祝福卡，一些堂區會訂購，在春節時當天主的紅包送給教友們。真是好主意啊！

我的另一項文字工作：

《瑪竇、瑪爾谷、路加三部福音合觀》這本讀福音的工具書，是輔大的編譯組託給永泉的，根據一本德文原著編輯成

中文的版本，還好在德國學了一點德文，挑戰成功這項任務。現在已好幾刷了。阿肋路亞！

在「永泉」當聖藝課老師時，我一再向學員強調要讓我們作的禮儀佈置發言傳主聖道。所以不論是將臨環、馬槽、聖誕樹、各種掛飾、各節期的蠟燭……，都會配上文字來表達主題，來傳報喜訊。阿肋路亞！

今年幫一個機構作聖誕佈置時，用了「從天上來的禮物－耶穌」的文字，配上背著大禮物袋的聖誕老公公，導引至馬槽中的耶穌，吸引了來去大廳的住宿女學生，不把眼光聚焦在聖誕老人身上，而是停在耶穌聖嬰－天主給我們的最大禮物上。阿肋路亞！

有一年聖誕節利用車庫的鐵門展示耶穌聖誕圖及文字，巷子裡的人路過都會停下來，看看圖念念字，有時在客廳工作時會聽到路過的孩子們講話：「天使來陪伴耶穌，耶穌好可愛喔！祂是從天上來的，祂要帶給我們救恩！」阿肋路亞！感謝主吸引人到祂跟前來認識祂，來獲得救恩。

慈悲救主特殊禧年時，我印了許多慈悲救主像，在兩旁也加上「天主聖子耶穌親臨人間，賜福眾生廣施慈悲救恩」的文字。當時建議了高雄玫瑰堂對面的聖家修女會，用她們的外牆作看板，貼這救主慈悲像，向外福傳。當時的院長很有傳教熱火，所以我們就貼了一整年一整排的慈悲救主像，讓過路的人有機會看到耶穌，

也稍知祂是施救恩的神。阿肋路亞！

2013年「永泉」南遷後，除了再版幾本書繼續文字福傳，還興起了製作每日彌撒福音金句和《每日禮讚》簡短讀經的圖文聖言卡的工作，發佈在 Line、WeChat 及 FB 上分享。

讚美主！這份工作已持續數年了，並且建立了一個「聖言卡群組」，多數組員接收後，馬上再傳出去，傳到台灣各處，傳到不同的國家，不敢說是傳到天涯海角，但文字與網路的散播真的是無遠弗屆啊！

感謝主經過文字和網路實現祂派遣我（們）的使命，傳播祂的福音，作祂的見證人。阿肋路亞！



出版 Q & A

Q：最後一個問題，留給讀者自行思索答案。請問，哪一本書影響最深或是曾經改變了你的一生？為什麼？

A：

（資料提供：星火文化）

為華人傳福音

以基督為主 · 以讀者為尊



生命應該用愛來祝福。

(剛樞機嘉言錄)

恒毅
COSTANTINIAN

天主教主徒會恒毅雙月刊
24206 新北市新莊區中正路108號
TEL/FAX 886-2-2276-9146

<https://sites.google.com/site/hengyeecdd>

免費贈閱 · 自由奉獻